皇明輔世編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目錄

內閣五

仁和俞思冲
吳興茅元儀　同校
錢塘徐象檼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目錄終

內閣五

張文忠公孚敬傳　　王世貞

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公笑曰諸生不當書院耶我胡以不當故自若而其所持論慷慨中窾即遊於監司守相間毋能難之矣遂為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　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　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進士公

得第二甲隸事大理時　上以興世子入繼大統下
廷臣議所以尊崇　獻皇帝后者久之不决公上書
大略言　上既以興世子入繼　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今以後　武宗則弟以後　孝宗孝宗
自有子奈何舍　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　獻帝有
子而無子　上有父而無父哉時　上心是之而廹
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爲南京刑部主事乃下
議議尊　孝宗曰　皇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
書爭之曰是二本也　孝宗法得稱皇伯考不得稱
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

是桂文襄公䓁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齮之矣然　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　天子用以連桂輔臣禮官口凡三下　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　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論事即執政筴邊事欲屈其尚書公復爲尚書持之至抗疏辨　上輒伸其指然訕者遂欲　宗獻帝入太廟公力詆其不可乃

[illegible]遠托名後[illegible]人[illegible]伯[illegible]之

已御史錄按山西有所建張寅以爲卽故妖人李福
達也而侯勛爲居間御史卽劾勛詔下三法司獄獄
成上獨疑三法司黨御史而傾侯勛以屬公與桂公
方公反其獄公遂領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　勑
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奬殊至賜玉帶公念以書
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報効大要以
破人臣之私交而離其黨一意奉公守法卽怨讟弗
䘏也尋賜銀記二一曰忠良貞一一曰繩愆糾繆得
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

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享太廟回公候道左數目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荷天眷賚賢作邦珍再賜玉帶及蟒服　上既以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於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所密問公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時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為惡語交鬬上前楊公得因是以間公詔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傅以免公歸至天津

明倫大典

革鎮　牛中貴　敬一箴

而、上念之詔行人召復相公入而楊公為霍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詔獄遠公力寬　得免
上嘗諭公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　高帝以親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為悉裁革鎮守監槍市舶之類後先殆盡公所疏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氏隱諸條　上嘉納之是時　上日事經筵講求
聖學作敬一箴及宋儒五箴注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體起　上以明聖述作為任事

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
月正先師號易象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公
初名璁字秉用至是以　上嫌名請　上爲易名孚
敬字茂恭手書賜之居第成以　獻皇帝書含春堂
及金幣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
爲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
以言禮貴顯當上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
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北行　上賜公服牙笏以
識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
少師時　昭聖皇太后於　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

章聖皇太后日重　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爲下
上不懌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
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旣微知　上指恐惴甚而燕
中少年亡賴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稍不能
酬乃上變言其沮魘怨望大逆殺人事下獄按皆誣
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昭聖迫乃因上後宮有他慶
以延齡請　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固以
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
耳何以能反兄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
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　昭聖太后

春秋高卒闕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　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因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考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愓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靑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爲撫安計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殺其將公益自信薦劉源淸御承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

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
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夭哭之戚疾乞歸
上謂公胡忍舍朕耶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謂夏
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　上益厚公
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
焉其專精神加飧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
益甚以死誓歸　上知公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
騶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他相公歸之明年
　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
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歸埜又三年而卒春

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爲哀慟下書褒揚甚
至贈太師謚文忠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
載而拜相　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　明興無兩
焉凡所創革典制雖　上自信以天啟而得之公者
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
然也天下追於議禮而口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
剌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公歿而思之
者更十九矣嘗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子
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公別號
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稱羅

山　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絀至於今垂五十年士
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力也
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爲令未有悖也
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祧公在𦒘
乎其免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郎
不言禮亦有以自見者哉

又　張孚敬傳

張孚敬字茂恭永嘉人也初名璁字秉用少擢鄉薦
讀書負偉人志而性褊迫與物多忤鄉里賤之凡八
舉始進士第時　上初即位雅欲尊興獻王及太妃

而進於楊廷和等議未決乎敬探知之乃上疏言
上故興王子　武宗弟也於法繼　武宗爲統繼興
王爲嗣宜稱　孝宗皇伯考　武宗皇兄興王　皇考
尊稱亞二帝不報然上已心動而璁授南京刑部主
事於是刑部郎桂萼復上疏推璁說及上侍郎席書
議　上大悅楊廷和引疾乞休而繼之者益固執不
肯降服璁復作大禮或問奏之　上手促詔孚敬尊
抵京議而中外大臣庶僚洶洶咸欲尸二人矣左右
之者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兵部主事霍韜給事中熊
浹都察院經歷黃綰鹽運使黃宗明既至上乃御孚

敬萼說拜翰林院學士餘越格超遷有差亡何重進
廟議廟衛議遷詹事府詹事兼學士改兵部左侍郎
璁始上疏時眾咻之至不復能投刺燕見容志甚既
得志乃頗導上以誅斥快其忿而會妖民李福達者
改姓名曰張寅投武定侯郭勛爲修煉房中藥術累貲
產千金有二子俱衛武階會事發山西下司寇御史
臺廷尉逮問反狀當族而上內人武定侯語疑之敕
命孚敬萼獻夫則悉取三法司大臣考訊易其辭特
爲出福達而中外株累大學士尚書以下數十百人
斥戍有差以功進祿賜金帶一品服未三擢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還理都察院再賜銀記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糾違得銜微奏事賜玉帶明倫大典成加手敕少保咒是中貴人撫出鎮者貫翼而噬孚敬請於 上悉裁革之又奪司禮柄歸內閣選戚里第舍用士於民一時肅然振矣再賜玉帶金蟒衣爲榮第出中亡何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楊一清當首揆漸遏惡之學敬彈又多所裳循一清因計竊中而升給事中陸粲孫文奎論其事而上亦心厭一人太微因物予敬歸剝省待用而華夢敬官致仕勞其狀渭堂予敬至天津復召歸寵

益甚乃請還上二箚諱上乃大書今名字填以金賜之又賜銀印其文曰永嘉張茂恭尊崇千門堂星見劾給事中魏良弼論之聽家居一歲復召還加太子太師與龍賜存起加少師給四代誥及銀印二命有司為治館於京邸賜額曰寶綸以藏 上御書及勅也臥病乃怨乞歸詔驛續與廩實太醫行人護還鄉後一歲復召過敬有與折乃還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文忠孚敬當國日見視其僚婦嫂罵所擬調任喜怒不設及領其家居自爲大郡邑守令伏謁長跪土木之功冠江南而實廉卒也亡羨貲是還云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

公萼傳

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桂萼以嘉靖十年八月卒遺表謝恩有曰臣聞受命于天壽天難逃定數遇知於主存亡敢易忠心顧茲永隔之期益切銜恩之感伏念臣家世田業性資木野少無適俗之韻長乏趨時之方筮仕縣司養疴泉壑幸值聖作物覩之會復當議禮考文之期且學爲貧父事君故志願奮忠忠死遂以芻蕘之見誤辱兼收乃承鼎鉉之求厲階重寄實逃生平之願極爲布衣之

榮臣用是感激殊恩冀紓末效直行已志屢致人言伏蒙　皇上保全于風波搖蕩之中矜察于貝錦罵詆之際無能名德自誓捐軀乃葵藿之忱未伸而蒲柳之姿先瘁承恩予告幸遂首丘輿疾出門益增戀摭臣強親醫藥靜處鄉園冀緩死於須臾庶瞻顏於咫尺豈意疾勢彌留大數將至蓋棺有日覲闕無時敢以將死之言用布尚存之悃伏願　皇上清心寡慾致敬存誠頤精保神虛懷納諫凡臣平昔之所論述肯於燕閒而賜覽觀則臣死有餘榮歿且不朽矣

上覽而悲曰尋病既篤猶遺疏勸忠朕心實切傷

焯特用省覽以慰不忘愛君至意遂贈萼太傅謚文
襄賜祭九壇命工部遣官營葬萼江西安仁縣人正
德六年進士授丹徒知縣被論調青田不赴後以言
者薦補武康嘉靖癸未稍遷南京刑部主事時議大
禮張璁方獻夫霍韜席書等咸執爲人後之說爲非
是　上心欲從之格于廷議萼因抗疏極論纍纍千
餘言　上遂召五臣還京竟定大禮由是寵異之陞
翰林學士詹事禮吏部侍郞俄遷尚書加太子太傅
少保己丑遂改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萼精悍狷
隘以學術經濟自任旣受　上特達之遇遂直躬而

行無所顧忌然其志遠才疎諸所規畫多迂滯不適於用方議禮時五臣同心排異議相得驩甚而蕚與璁尤密比末年二人者亦遂相失蕚既殁　上念議禮功錄其子輿爲尚寶司丞輜爲中書舍人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襄桂公蕚墓表

胡松

余行部往來安仁過故相桂文襄公里問其遺言往事參以他日睹記葢汯然悲焉嗟乎世人貴耳賤目智既不足以知人而情又蔽於先入亦何惑乎賢哲

之蒙猜詆也公平生大節在讀書好古篤志躬行孝
友介特甘貧尚志以賢聖行業爲己任跡其執禮守
正不諂不回三爲令尹至遭讒積忤數被折辱而曾
弗有所悔易此豈章句豎儒伈伈然以冠纓組綬爲
性命者哉惟其志不苟合故釋褐至十五年仕纔歷
歷南京刑部主事爾至於遭被知遇致身思報日夜
敷納罄竭忠慮其大者如專聖學明聖敬與其希天
之學之疏若皇極訓解修明學政公之學忱識其遠
且大矣蓋公少與其兄古山先生師事康齋吳聘君
門人張先生方在布衣即有匡濟天下之志故其在

輿地圖

家在邦論議蹈迪事依於古而深探天人之蘊此其淵源所自來遠矣余嘗細讀公集其言無非天下國家大計若明倫大禮諸疏論定久矣姑置不論即如與地圖敘論一書其於兵極民政戎索海防鹺法儲要備殫心力真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日興夜寐灑掃廷內之義使當時百執事有味其言交相修飭屢省力行於巖廊之上而施及朔易炎海之壖豈至使

主上憂勞南北赤子若此其亟耶益公已逆揣豫策於三十年之前矣世徒見公由主事不數年致位公孤遂見媢嫉譁然攻之而豈知古人自未相版築

問卽以爰立頏勝與否爾別公其時登第且二十歲而其材與德又恢恢寔有餘地耶今之世固有官爲太宰身都上相而野無百畝之腴家乏百金之積蕭然敝宅澹然不異爲令尹時耶或又謂公嘗排王先生伯安之學殆於娟忌余竊以謂不然益陽明兩廣之役寔由公薦其謂一時天下之才無出陽明右者田州之事非斯人不足以濟是心也天下之公心也乃其後或被訶禁操切自其並時在位意見識趣之不同爲人所誤則有之所謂晏嬰不知仲尼命也然晏嬰雖不知仲尼而其節儉正直能以其君顯於天

下後世要無損其賢也可以一眚病大閑耶矧加誣增飾其鄉人固有說也蓋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陸敬輿曰吾上不負天子中不負所學下不負斯民公實兼而有之其必爲名臣賢將而不爲俗吏陋儒無疑余恐後世距公日遠不盡知公行事爰語長史君請爲掇其大都表諸隧焉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襄方公獻夫神道碑銘

呂本

今上御極之十三年有輔臣方公者以得謝歸十年而卒既葬又逾二十年其仲子蕖以公除來判寧波一日過予曰孤幸得備員先生隣郡而先公神道碑文久虛願以請也予念公在位時本厠館僚辱公與進頗多不可謂不知也其何敢辭按狀公諱獻夫字叔賢別號西樵其先莆人七世祖宦南海因家焉祖用中號秋亭博學篤行為鄉邦所推重生公之考遂

領鄉薦兢某州學正卒於官四七月始生公公自幼
穎敏舉止端莊如成人秋亭奇之每語之曰學非聖
賢道不明位非卿相道不行我端有望於汝公曰此
吾志也六七歲即勤苦力學不問寒暑弘治甲子弱
冠魁於鄉乙丑登進士第與選翰林院庶吉士乞歸
迎養母黃夫人瀕行夫人卒終喪起復授禮部祠祭
司主事尋改吏部驗封司歷文選諸司主事員外郎
正德壬申發病乞歸杜門十載　聖天子中興以薦
起嘉靖癸未春復除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調文選司
時大學議典公與張文忠公孚敬桂文襄公萼席文

襄公書霍文敏公韜議同協力贊決竟輔成聖孝其論列之詳語在明倫大典中聖心嘉悅用是寵眷日隆甲申夏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乙酉冬大禮書成擢詹事府少詹事仍兼經筵日講丁亥夏署掌大理寺時當讞大獄根連株繫者無慮數十人署刑部都察院二公將坐以奸黨公力爭出袖中疏欲棄官二公不得已從公改議末減是冬擢禮部右侍郎又轉吏部左侍郎拜禮部尚書戊子夏加太子太保己丑春改吏部尚書前後五轉皆兼學士公毎遜秋心不自安必懇辭庚寅夏以病力求去　上特准馳驛歸未

幾又遣行人蔡鑄起於家聖念不已也壬辰夏至京
即奉勑兼武英殿大學士辦事內閣公控辭不獲既
而歷一品俸三年考滿加光祿大夫柱國公感恩思
報夙夜匪懈而致疾益甚乃三疏乞骸骨得旨許暫
歸調理公受上知志在康濟斯世惟阨於多病故以
樞秩辭者四病辭者十因災自陳因事引避者九
上溫旨慰留先後凡二十有三賜銀章曰忠誠直諒
賜御札銀帛無算益得君之深三代以下不多見也
公自歸西樵醫藥之餘讀書談道而爲上爲下之意
尤惓惓不置凡稱賀奉慰忠愛溢於奏詞可知也

上每問公疾痊否日以起公爲念無何熒惑入斗後三夕公逝矣訃聞　上震悼輟朝一日贈太保謚文襄加廕一子爲尚寳司丞遣藩臣諭祭九壇司空奏遣中書舍人劉鳳營葬事公平生論奏如大禮之議不顧利害大獄之讞以去就爭應詔陳言告災自劾等疏悉關係世教至於敬陳洪範一疏則發明聖學心法之傳其功尤大所著易經約說學解諸說程子語大學中庸二原已梓行於世

方公獻夫傳　　　　弇州別記

方獻夫字叔賢初名獻科南海人也弱冠取進士爲

吏部主事遷員外郎王守仁時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獻夫而講學能文章有時譽一日獻夫與語稱服忻然即前拜獻夫願受弟子職時人賢獻夫能師人又賢守仁能見師人未幾引疾歸臥西樵將十餘年而今皇帝即位獻夫自家上疏垂萬言力勸上追崇先帝后召抵京擢翰林院侍講學士時上乍喜其說甚德獻夫等不愛華秩優之而獻夫等自說謂可理天下如發蒙耳進少詹事尋遷禮部侍郎大典完進尚書學士如故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西樵起補原職不應乃進兼武英殿大學士於是人人皆笑

獻夫取舍朝廷官而獻夫家居日又多受土民饋[illegible]宅把挾郡守相及監司恣奸利僉事龔大稔訐獻夫罪累十百爵獻夫條辨上乃逮大稔罷其官而御史馮恩復極論獻夫奸邪不宜汚大位獻夫雅自負恬退名既連被劾中恧雖執政氣厭厭不自振請歸進少保賜勑續輿廩時年僅五十歸十餘年而卒贈太保謚文襄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康李公時行狀

趙　永

公諱時字宗易號序菴世出隴西始祖榮剛明勇略
善騎射洪武初授百夫長永樂間遷居河間之任丘
遂家焉榮生溥中宣德壬子鄉試授四川順慶府教
授溥生榮卽公父也登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山東萊
州府知府進階右參政致仕自曾祖而下累贈光祿
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曾祖母魏氏祖母劉氏母邊氏累贈一品夫人公

幼沉靜簡默甫冠游邑庠弘治乙卯領順天鄉薦登
壬戌進士改翰林庶吉士甲子授編修乙丑充 孝
廟實錄纂修官戊辰同考會試尋補內府教書官己
巳 孝廟實錄成會以少傅翁嬰疾乞歸歸卽翁卒
壬申服除補經筵講官甲戌再同考會試乙亥陞侍
讀以纂修恩加俸一級丙子進右春坊右諭德兼侍
講丁丑主考武舉己卯主南京鄉試賜麟服公藻鑑
精覈時稱得人辛巳 今上入繼大統首命充日講
官凡進講寓規諫荷白金文綺冠帶靴襪之賜修
武宗實錄充纂修官尋陞侍讀學士甲申陞吏部右

侍郎仍充日講官是年修　恭穆獻皇帝實錄充副
總裁既而太夫人邊氏違養　上念啟沃有年命乘
傳以歸特賜葬祭仍給少傅翁祭誥戊子服闋除戶
部再改禮部己丑陞本部尚書辭弗獲甫履任首以
風化為務京師節日城西諸剎假以禮佛遨致男婦
出遊公以為狎昵薄俗奏止之時舉耕耤大禮與
五推九推之列賜大紅雲鶴紵絲建設四郊公請下
廷議久之始定因命督視樹墠考定禮樂器數以備
一代之制九月纂修祀儀成命為監修官辛卯二月
上嘉其贊議郊廟諸禮特賜玉帶并銀章一俾自

坐講
周書
無逸

陳封事其文曰忠敬安候益以着其素履也久而失之具疏請罪旋命内局範金賜之七月實工有勞於太子太保九月四郊工完賜手勅加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内閣辦事公於文華殿致辭面謝 上委以事天安民修身講學勤政用以上明聖治即命充祀儀成典大明會典總裁官無逸殿成上始御茲殿命坐講周書無逸篇歷陳稼穡之艱難 上欲容聽之十二月朝見 章聖皇太后賜白金文綺壬辰公慮前星未耀請祈聖嗣於天壽山嘉其忠於禮因特賜白金用備路費五月改吏部尚書八月彗星再

見係陳三事曰務安靜惜人才愼刑罰且舉以大
體大獄譴謫諸臣爲言婺源汪公鋐初任太宰給事
中魏良弼遂劾之　上欲置良弼於法公委曲解紓
遂從末減御史馮恩論在朝諸臣互有毀譽　上怒
其挾詐取媚欲坐以上言大臣德政之律公抗疏極
諫謂言官爲耳目近臣果如聖裁則法掩乎恩恐失
衆望得全首領癸巳三月駕幸太學充分獻官次日
召見重華殿賜五彩飛魚紗一端召遊西苑賜詩扇
花果聚會圖及錦囊諸物公賦詩以彰恩賜五月祀
方澤充分獻官八月代祀先師孔子適皇子誕生召

至文華殿頓首稱賀天顏悅懌玉音疊疊移時始出
甲午冊立中宮充副使降勅褒諭加少保公弼亮有
年蒙賜御製諸作至盈几案請中舍錄以成帙 上
親灑宸翰賜之又以在閣謀議諸大禮及軍國重務
累蒙宸翰欲自建一亭尊奉請賜亭額以重其事上
顏其額曰珍謨命工部給之仍命有司督理 皇上
敬天法祖儀文周至累朝訓錄已奉安禁內復命重
錄以示尊崇公爲總裁經理官適一品考滿賜勳階
柱國及寶鏹羊酒八月南京太廟災自陳乞罷溫旨
褒答時大同軍士謀逆屢建籌策旋底於平給男婦

二人以醻其勞乙未二月營建廟制知建造事四月
賜麒麟服少師羅峰張公累疏紛假上謂此人不可
無但欠容量耳公曰世無全材聖諭所云特氣質之
偏勿屢睿念也六月遼東巡撫都御史呂君經性嚴
毅御軍士以威衆銜之因鼓衆侵犯備極窘辱一鎮
騷然廷議欲命將勦除公曰斯益不逞之徒自造弗
靖非叛也殲厥渠魁餘卽喪氣矣既而果然丙申吏
部尚書缺員遴選惟謹會邊務孔棘衆以爲憂公曰
醜虜爲患修飭邊務自絕侵犯若冢宰重任治忽繫
焉可久虛其位乎三月上修復謁陵舊典賜蟒衣凡

途次帳幕箋札之類出自尚方朝夕恭乘以備顧問
體成回鑾奉聖母泛舟西湖二三輔臣鼓楫前驅龍
旌鳳節照耀洲渚金鼓管籥聲徹霄漢寔上古君臣
同樂之意也次日上御文華殿賜御製諸作越數日
復詣天壽山修飭諸陵及刱造壽宮兩宮各賜銀幣
上駐蹕沙河諸輔臣行幕已備且密邇御幄蓋便于
召對也是夜面語累朝訓錄時已二鼓慰勞甚至曰
卿等侍從頗勞後或久語可立對公頓首辭上體悉
眷注之恩類如此午日命勲戚及公輩泛舟西苑曰
今日之晏一以賞節一以酬山行之勞亟命促樂相

近既登岸宴無逸殿侍坐榮寵莫加焉先時大同之變詔命官府總兵官郤永會勦至是巡按御史劾其濫殺無辜及諸不法事刑部擬正典刑公曰叛逆之徒尚恃強自横若罪及大將愈驕其氣矣得不死上謂太祖文集乃經世大典因命重加編次公分門歸類敘如日星七月星史成工完加太子太傅九月進累朝訓錄宴謹身殿荷彩幣羅衣鞍馬之賜加少傅進謹身殿大學士十二月九廟工完加太子太師廕子圻為正千戶具疏懇辭改尚寶少卿未幾長子允禄少卿坦卒於任丘乞假營葬優詔勉留仍賜賻金

以慰其心是月特降手勅進華蓋殿大學士丁酉二月扈從山陵春祭朝見聖母於行殿再奉聖母泛舟西湖仍命隨侍　皇上體天撫世每聞讞獄即止行刑公嘗奉勅錄囚仰體　聖意恒存矜恤六月　上欲奉聖母往居舊邸歲時朝謁公曰　皇上大孝格天夷夏共仰况聖母時欠康豫正問膳視藥之日即有不諱遣官奉祔　顯陵車駕豈宜輕出益社稷有重於孝也後　聖諭往復竟執前議是月一品兩考賜寳鏹羊酒兼支大學士俸蔭孫鏷中書舍人　上視工山陵從幸九龍池有民婦號訟邑宰上欲寘宰

於法公曰此健訟餘流也不懲必滋宜以犯蹕之罪

罪之宰亦不可輕貸上可其奏往歲皇嗣未育嘗祈

禱天壽山至是天潢衍派命往謝時元子誕育已久

未正儲位乃具疏曰元子天下之主器宜早頒顯號

培植國本事甚有不可緩者　上命與行公素強健

累隨侍山陵奔走過勞飲食不時致傷脾胃膚腴漸

削猶力疾視事九月舉明堂大禮代祝牲牷甫夜命

遂臥病不能興遣醫調治仍命中使診視頒賜羊酒

燕米公泣謝中使曰　聖恩如天不能圖報萬一行

將永訣柰之何哉越三月卒於正寢訃聞　上震悼

不已輟朝一日贈太傅謚文康

李時　　弇州別記

李時字宗易任丘人長七尺餘豐體麗貌寡言笑斤斤如也三十餘始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九年滿考遷侍讀久之進左春坊左諭德嘉靖初　上開經筵充日講官遷翰林院學士擢禮部左侍郎進尚書時　上神聖多裁定新禮而時奉行不敢後亦不敢有所開端至請貴人或爭執廉是者兩具之使上自擇而已　上久亦知其敦閎頗遇之厚親織禮成加太子太保尋進兼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時

張孚敬居首多獨裁取旨而時袖手從旁觀噤不復
發一語進少保其得久遇不替亦孚敬安之故而外
議頗刺評時雍却長安米尋知南郊建造充大禮使
進少傅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及言入內閣位時
下然時與之不復校畢決也而言又安將時爲相將
十年上禮敬非能如孚敬言然少所責辱終始不替
卒年七十餘贈太師謚文康

大學士夏公言傳　王世貞

夏言字公謹廣信之貴溪人性警敏能屬文尤長於箋札自其在公車則已奕奕有儁聲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擢兵科給事中奉　詔覈斥錦衣冒濫官屬三千二百出按皇莊使占農地二萬餘頃糾中貴人趙彬建昌侯張延齡前後七疏皆報可轉右給事中同考會試疏請杜內臣傳乞救知府郭九皐等繫逮及請慎出入以嚴政體及論邪福海等不當以傳奉陞皆謬謬爲人所傳誦丁母憂歸服除守故官尋轉禮科左遂進兵科都給事中時山西劇盜陳卿糾衆

請紀

據靑羊山爲亂　朝廷大發諸鎭兵討平之而所遣將臣以下久爭功不決且有因爲利者言發其事遂命往覆勘次第功罪皆當還朝考武舉試時兵部廷推左都御史王憲出行邊禦虜憲有難色言即劾罷之而　上實忌器吉會吏科缺都給事中故事當以左序遷特旨移言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時　上方貴輔臣張孚敬等相與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謂農桑天下本令人主既親耕行籍田禮而后不親蠶非所以昭陰教示婦職也因上皇后親蠶疏　上大悅報吉稱美而南北郊之議起　高皇帝初即位爲圜

丘於南郊以祀天爲方澤於北郊以祀地行之未幾而合之恒以元正之後三日致祭因大享羣臣益頗用漢唐故事云 上與輔臣孚敬密議之不以爲善也孚敬微泄之言乃上疏謂當以冬至祭天於南郊之圓丘以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而引周禮及

高皇帝初即位 詔爲據而謂漢唐以不足法 上益大悅下禮官會羣臣議有謂以 高帝二百年之定制爲不當輕易者有謂工鉅而財詘不當輕舉者有謂夏至前而冬至後於天尊地卑不稱者十之七八 上乃召言見便殿賜璽書褒獎與四品服欲以

風厲羣臣而卒眞之應詹事霍韜辨論益切至貽書
切責言指以爲奸邪言恚繳其書上之因遂劾韜五
罪　上怒甚械韜下之御史臺獄輔臣孚敬爲力請
不聽久之乃釋還職　上不欲　太宗與　太祖並
配天與孚敬議以　太祖配天而　太宗祀大享殿
如古明堂以配上帝孚敬意難之下羣臣議亦莫之
應而言復伸　上指攷古禮以請　上益大悅以祀
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都給事中侍經筵日
講賜金飾花犀帶祝尚書言甞爲都察院左僉都御
史李如圭以右副都御史出賑濟陝西於是僉都御

史欽廷推言與右諭德彭澤　上遲徊久之而御史熊爵謂言出如圭以爲巳地言亦辭　上乃勉慰言俾食四品俸澤以爭敬力復超爲太常卿言楚士也恨爭敬不巳薦而右彭澤銜之切骨且覘　上意雅不欲大臣太專乃露章論爭敬與吏部尚書方獻夫有所好惡彭澤奸邪不當驟遷　上雖爲兩解而爭敬與澤亦遂惡言矣　上以四時祀太廟奉　太祖爲始祖居中而　太宗以下皆東西相向至大祫則以　太祖之四世祖　德祖居中而　懿熙仁三世皆合而　太祖屈居五至是欲舉禘祭大雩秋報之

禮下羣臣議言以爲禘者諦也謂禘其所自出之帝也　德祖既爲　太祖之始祖豈可復爲　始祖所自出之帝乎請虛其位而加隆稱焉仍以　太祖配中允廖道南則謂宋氏爲顓頊裔宜禘顓頊輔臣孚敬會羣僚議東閣倡言曰請虛位者失之無尊顓頊者失之遠宜仍禘　德祖便言復上書詆之　上雖意未決而心是言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言眉目疎朗美鬚髯大音聲不操楚語　上故已材言至進講僉目屬之既顯與孚敬異孚敬恨乃因行人司正薛侃之疏用彭澤計而傾之卒不勝言

出獄之月餘遂進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院
事未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而言代之與時並召
對所以褒勉獨有加時薦紳大夫尚與爭敬讐敵謂
言能抗之而言既以開敏結 上知又折節下士時
有御史喻希禮上疏謂祈雪求祀不在祠醮而在行
仁政因請宥大禮大獄得罪諸臣御史石金亦言之
且謂人才用舍政事張弛一切付之 廷論而 陛
下恭默凝神提挈綱領使其真精內蘊根本固則盆
斯之慶自集 上疑其有所譏諷大怒下書數百言
苛責之命言參究毋得黨護言謂希禮金所奏內稱

有罪可逭天倖是狃常情福利之說養心不貴勤察
則啟人君怠逸之漸論事迂疎罪實難逭第原其本
意似亦無他乞俯優容或加飭治　上益怒下旨謂
遵此曹伏君怒　上意在報復姦巧欺詐罪不可逭
因責言位列大臣朕所簡拔專務徇私不圖報　主
先已戒其黨護奏上參劾肆怠不恭責其具狀以對
而逮希禮金於　詔獄眾論荒微及言謝罪疏留亦
弗罪也以是言益得公卿間譽御史馮恩嘗有疏品
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救時宰相
上既以制作禮樂自任於故典多所更易其事在春

官而言爲之長所建白多當　上意　上亦欲驟貴
之其委寄與閣臣埒多出六卿　上嘗賜銀記一曰
學博才優俾得密封言事未滿考以督南郊特加太
子太保尋進加少保加俸一級督建　皇史宬加兼
太子太傅重書　寶訓實錄成進少傅再以監建
宗廟工成加兼太子太師前後錫賚　御書繡蟒飛
魚麒麟服色玉帶兼金上尊珍饌時鮮之類無虛月
爲之釋其先軍伍有所陳乞亡不立得而是時霍韜
起家吏部左侍郎以舊郄思中言莫能間也而會順
天府尹劉淑相與言之狎戚貴完不相善坐姦人所

中下獄疑言之庇其客而主之因上事訐言罪 上怒不聽言亦疑韜主之謂淑相與韜謁陵歸縱飲九龍池為不敬而韜時已轉為南京禮部尚書矣乃上書論言以朦朧為故少師費宏請謚得文憲且滅緊關情節當死言亦訐韜大罪十餘條幾於訟師巷口上兩不之辨而鐫韜俸一秩以謝言韜至南京復攻之 上亦不深責而言氣稍稍驕郎中張元孝李遂坐小忤即叅謫之皇子生言入對 上持其手簪花於幘衘以白金文幣甚渥遂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是時李時為華蓋殿大學士以年老朴誠居首輔

而　上所以委寄之不能如言重一切禮文之事皆
以鶚言賞亦稱是言氣益驕漸孺視八座嘗從　上
謁陵駐沙河言庖中火延武定侯勛及大學士時行
帳燬而　上別授言廷臣六疏亦從燬言與二臣合
辭請罪　上俱弗問而獨責言當特疏而今者不特
疏爲鶚　不敬言皇恐乞休　上留而勉勵之時
獻皇帝已崇爲　皇考別廟矣通州同知豐坊小人
也上疏請復古禮建明堂加尊　獻皇帝廟號稱宗
以配上帝下禮部議部臣嵩議以功則　太宗親則
獻宗以配帝惟　上裁而不敢任稱宗　上不悅

令再議戶部左侍郎唐胄爭之力辨之強　上褫其
官於是部臣嵩懼而如命　獻宗遂稱　睿宗入
太廟言亦莫能持也尋以滿六年考錄一子中書舍
人兼支大學士俸俄李時卒言居首尋以祇薦　皇
天上帝奉冊勞言加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餘
如故上柱國於人臣未有加者加之自言始其自擬
也人頗以爲異時顧鼎臣亦加少保太子太傅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鼎臣蘇之崑山人舉進士第一
授翰林院修撰累遷至今官鼎臣於言爲先達長且
十歲言蹴而貴至師傅先大拜踰二歲而鼎臣繼之

意不肯相下事有所可否言內不能善也尋上以章
聖皇太后祔葬承天之顯陵躬行謁祀言與太師翊
國公郭勛俱扈從而鼎臣同留守其委寄特重因賜
言勛鼎臣蟒服玉帶白金綵幣郭勛者故武定侯也
而善張孚敬孚敬左右之得幸　上至貴重封上公
數上書論劾大臣無不立應與言爭寵而妬　上至
承天謁陵畢禮部臣嵩請率羣臣表賀　上問之言
謂宜俟回鑾至京而後舉上乃報罷殊不悅嵩得其
指乃固請賀上荅　詔以賀非卿等誠言所謂方是
第禮樂自　上出賀亦可也言數與所親厚大臣宴

游覽日　上間有宣諭獨勛在賞賚稍厚於言以是
益驕恣數侵言亦強應之言既小失　上指而會
上幸大峪山閱視　永陵工言進居守敕而遲
上怒責言自小官因孚敬議郊禮進乃每每怠肆不
恭因怒勒令上其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惶謝罪
固請　上銀記　璽書手札而　上愈疑其有所毀
損削其勛階少師等官令以少保尚書大學士致仕
言乃檢十年中　璽書手札四百餘通并銀記上之
上怒解會言朝辭已發而道中貴人止之隨諭吏
部復少傅太子太傅仍故官言即入朝具疏謝　上

報覽奏卿已赴閣宜益勵初忠盡心匡輔秉公持正不惟副朕簡任亦免衆怨也卿其思之言擬所云衆怨者郭勛輩也復疏謝謂自處不敢後於他人唯一志孤立爲衆所忌　上不悅隨詰責之并乙其疏中洗改字言乃皇恐引罪報聞而御史有論擿顧鼎臣留守偏狥事　上不聽或以爲言實嗾之也亡何奉先殿雷震召言與鼎臣往視震俱緩不時至　上復不悅命禮部糾之言等復請罪　上曰朕所以數究言非爲言爲左右誼重也言乃滋惰成性茂不知警何以表率百僚鼎臣亦相效尤耶念其知罪姑宥之尚

書霍韜入掌詹事府數面詰言而郭勛喜其得助益橫時有訓導蕭時芳者疏言三臣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跡未白非國家福宜賜之坐以杯酒釋其心御史舒鵬翼亦有言　上俱不聽而訓導龍爲民御史坐讁言又上疏乞骸骨謂位高則怨尤易集官久則過失自多咎積而不悟則謗日開身危而不避則過將大今臣年近六旬精力衰謝宗支零落孑然一身不能朝夕自存凡世人所利者臣復何心戀慕　上勉以勿負朕心而已久之還言所錫銀記及璽書手札會陝西三邊大捷推功言復勛階

及少師太子太師仍進吏部尚書華蓋殿太學士江淮寇平復推功言賜白金綵幣賜　璽書褒獎閣臣之與邊功正德中一再見而已明年以北邊謚再賜　璽書褒獎時　九廟災言方以疾在告乞休不允霍韜死而言與郭勛為仇益甚言既數以病請急然實不病而以無子故多擁諸姬妾為懽　慈壽皇太后崩　上傳示太子服制議言報疏有譌筆　上遂切責令陳狀言引罪因乞還歸治疾　上怒盡削其勛階散官以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言始聞上之怒之乃上備虜事宜冀以解上曰若既謚忠

謀何自愛而欲去厭耶姑不問是時　上方治齋醮
其爲靑詞及他文獨言與尚書嚴嵩稱旨內閣僅翟
鑾在非　上所急也而言且陛辭因詣西苑齋宮叩
首　上聞而憐之特賜酒饌俾還私第調理以俟後
命而郭勛稍恣橫其於督工治兵掊克盜斂以數十
萬計　上微覺其事前是春時給事御史請勑勛與
提督大臣會派役卒勛弗便也內閣擬勑且數月而
勛弗肯領尋與言俱引疾在告京山侯崔元皆勛寵
久　上以元薦景神殿新得獨對從容問言勛皆吾
股肱也而相妬者何也元不敢對　上復曰言疾欲

歸果否歸當在何時元乃曰俟　聖誕後始敢請耳
又問勛何病元曰勛實不病言歸即出耳　上首頷
久之而給事御史伺　上有留言而惡勛意因劾勛
故不領　勑爲作奸植黨以骫國法奏辯有臣奸何
事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　勑等語多不遜　上
大怒于是削同事者尚書王廷相官奪伯陳鏸俸而
給事中高時者言所厚也因盡列勛貪縱不法數十
餘條　上下之詔獄移三法司覆讞論斬奪封爵誥
劵獄成而疏留中不下尋復言少傅太子太師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伴疾愈而後之任言雖以疾在

外然閣事多所取決而於窮治勘獄指授批根無所
不極　上猶心念勛疑其中言構也久之言一品滿
九年考　上遣中使賜金幣寶鈔肥羜上尊盡復其
階勳官職賜勑褒諭錫宴禮部前是言與少保禮部
尚書嚴嵩同鄉稱晚進而言以議禮驟貴不爲之下
而嵩事之甚謹言之入內閣嵩遂越顧鼎臣而代長
禮部言有力焉嵩奉行唯恐不當意言亦以門客畜
之會言坐失　上旨當罷呼嵩與謀而嵩已造　上
所幸秉一眞人第謀犄言而代其位言覺之嵩旣數
爲給事御史所攻乃益爲恭謹以媚　上上是時已

心愛嵩甚於言言乃日嗾所善給事御史益攻嵩
上益憐之　上居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
言獨製小腰輿以乘　上聞之不善也人主故所御
翼善冠　上不御而御道士冠因命尚方倣而雕沈
水香為五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
士鑾尚書嵩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　上
大怒時　昭聖章聖太后故御慈慶慈寧會皆　晏
駕郭勛故請改其一宮為皇子太子宮言與　上意
合不許而至是　上卒問皇太子宮當何建言偶忘
之念興作工役費重倉卒對曰今兩宮皆虛可改其

一以居皇太子　上愈怒令五臣皆出直特召成國
公等入對罷言不召尚書嵩乃故冠香冠而冒輕紗
帽其上使　上見之　上果恍因令成國公等三人
出而留嵩慰諭甚至嵩頓首雨泣訴言之見陵陷
上使悉言罪乃得甚口少項　上遂　手勑都察院
數言三罪又謂郭勛既以不領勑下獄矣猶復千羅
百織不已與太監高忠交關共謀朕不早朝言亦不
入閣軍國重事私家裁之王言要密視等戲具且言
官為朝廷耳目一犬不如專一聽受主使逆君沽譽
以人取位以奉所恍戕人一家以代報復卿等共布

此諭俾中外知之　上益欲言官論劾言而尚疑言之且復用相顧莫敢發亦不敢請罪者十六日而上忽宣言入拜　皇考諱忌仍直西苑候　聖誕禮成言乃謝恩因乞骸骨欲以嘗　上疏上之八日而始奉　御批令革職閒住時日有食之既　上諭禮部以臣子欺罔君外陰侵犯內陽之咎言以臣欺君上作威作福不下郭勛念與卿等累年供事免死去之為失刑於是給事御史乃敢合疏論言且請罪

上益怒命部院盡褫黜之謫降十餘人餘留者亦奪半歲俸而高時獨改謫邊遠益以其嘗論郭勛故

也亡何勛病死刑部獄　上以憲因他事奪尚書吳山職餘鏞俸有差而還勛子孫侯爵蓋實惜之云言久貴用事家富厚高甍雕题廣囿曲池之勝媵侍便辟及音聲人部皆選服御鮮羞如王公其始游內猶紳意其且復用問遺踵接而最後漸不召則漸亦希簡而監司守令問不能盡酬荅言居恒邑邑不樂還元正　聖壽必上表賀稱草土臣上亦報聞而已久而漸憐之復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仍致仕是時代言首者翟鑾得罪去代鑾者嵩最得上意而同事大臣許讚張璧以老病或罷或徙嵩獨相　上微聞

其專特召言自家復任既陞見盡復其階勳職秩時
嚴嵩已為少傅兼太子太師矣則亦加少師以示並
重而言愈驕直陵之出其上凡有所擬　旨行意而
已不復顧問嵩嵩亦默默不能吐一語而心恨之甚
故事閣臣日給酒饌當會食言與嵩對案不食所給
而自攜庖甚豐亦不以食嵩始嵩信其子世蕃驕賄
報復睚眦海內咸恨之詆言能奪嵩而制其命深以
為快未久言復恣御史陳九德論劾文選司郎中高
簡下詔獄而都給事中楊上林左給事中徐良傅復
劾之言有所不悅於簡及上林等擬杖簡於廷戍之

而以上林等不早奏罷龍爲民以尚書唐龍與嵩善亦罷爲民都御史孫繼魯何鰲王學益爲言官所論糺即遣緹騎掎逮之非居間不解繼魯至益死獄中吏部尚書聞淵老臣也不能洪涊事言會其部左侍郎缺當以翰林臣補而禮部左右侍郎許成名崔桐皆欲得之吏部初擬成名而桐有力遂推桐給事中言之語有連少詹事黃佐王用賓遂悉勒致仕而奪淵俸半年下文選郎中於獄抵罪淵自是氣奪不復抗矣給事中馬錫承言意劾戶部尚書王杲受賄濁運司事　上怒下杲獄而都給事中厲汝進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嵩子世蕃及大爺尚書王暐皆有請囑言欲借以搖
嵩嵩辨疏上　上即為杖汝進等幾死而逮繫之暐
斥為民杲坐戍言亦不能救也御史陳其學以鹽法
事論京山侯崔元都督同知陸炳言擬旨令陳狀皆
造言請死有所進橐炳至長跪而解以是皆與嵩比
而謀構言言殊不自悟　上左右小璫來謁言者言
奴視之共詣嵩嵩必執手延坐欵欵答持黃金置其
袖以是爭好嵩而惡言　上或使夜瞰言嵩寓直何
狀言時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覩其詞草言初
以是得幸老而倦思聽者以嵩亦不復檢閱多舊所

進者　上每擲之地而棄之左右無爲報言言亦不
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是　上益愛之而河套
之議起始言繇書生以片言合　上意驟起鼎貴欲
建立奇功名以自顯固居恒謂　高皇帝制文臣非
出將入相不得封公侯非謂文臣不得封公侯也文
臣不得爲丞相非謂不得爲三公也以故於議撫大
同討安南平汝寇皆自顯露其英不復托之代言而
猶未慊其志曾銑者故亦功名士也以御史平遼陽
叛卒驟累官總督陝西三邊念河套肥饒地久棄之
邊與虜共之虜得乘間入巢窟其中畜牧水草於犯

秦隴甚易欲以十萬衆逐之因故地築城增戍塡其
中其爲全陜計甚備聞於言言見以爲名美大恱而
有蘇夫人者繼妻也有才色言僾而畏之其父綱頗
交通關節恣其奸利銑故綱同鄉雅善之亦有所結
納綱亟爲言稱銑才言益自信以爲功必可成亟下
兵部會廷臣議銑所請大司農金錢以數十萬計謂
山東河南良家子亦不下萬餘皆心知其難不敢決
而言意小沮會銑疏復請給皆劍得專僇節帥以下
上心惡之始下諭言等癸虜之患久矣今以征逐
爲名不知師出果有名否兵果有餘力食果有餘積

成功可必否一銑何足言秖恐百姓受無辜之僇耳
言懼不敢决請　上裁　上乃以前諭下司禮監印
發兵部及預議諸臣嚴嵩既以窺　上指乃上疏極
稱虜之不易勝河套之必不可復師既無名費復不
淺而謂在廷之臣無不知其非者第有所畏耳因引
咎乞罷　上始報嵩以言私薦曾銑任事之忠不顧
國安危民生死唯徇銑殘欲耳而不允嵩辭言懼上
疏謝罪且謂嵩於計議之際了無異詞而今忽先臣
具奏不過誘臣以自解耳　上不悅責言之專徇私
情強君脅衆令吏禮二部都察院參看嵩遂與其流力

詆言之擅權謂機事大小毫髮不復關同言亦力辨而　上怒不可回矣兵部會議上遂罷河套之役而使緹騎捕銑吏禮部都察院叅劾言於是尚書淵等論言事爲任意跡涉強君　上責其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即畏是何臣體姑不究因盡奪言餘官俾以尚書致仕言出國門而難作矣始咸寧侯仇鸞塡廿肅恨而桀驁數違總督進止銑論糾其罪狀數十言擬　旨令官校逮捕矣嚴嵩旣得志與侯元都督炳謀欲深言罪乃代鸞具草謂嘗關晉銑復套議故銑恨而啣之又虜入延安殺掠吏民數萬輕出定

邊嘗損卒復數千懼而遣其子曾淳以五千金賄蘇綱俾轉以二萬金賄言故爲之解而戒使復套以爲功時曾淳以冑子在太學　上遂捕淳與蘇綱下詔獄都督炳極意鍛煉而侯元行金於中貴人實其事獄上論綱邊戍且追所受金遂藉而使緹騎捕言始覩黨辯謂彼方就逮發疏時　上下諭不兩日何以知　上語而敷演爲文又何知嵩疏而附麗若此益嵩與崔元輩爲之也其辭甚明晰而　上方怒甚弗省也銑就逮以小綏期罪緹騎長奪其官法司當銑比守邊將帥守備不設律斬　上不許令更擬於

是取嵩指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妻子流
二千里銑性果鋭有機略其死不當罪天下聞而寃
之又十二日而言亦至時於車中聞銑所坐驚墮車
日噫吾死矣復具疏以辨其辭甚苦而刑部尚書喻
茂堅都察院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朱廷立等據曾
銑律以請而謂言實當八議所謂議貴議能者 上
怒切責茂堅等阿附其語猶及言前不戴香冠事而
言妻蘇氏發廣西從子禮部主事夏克承從孫尚寶
司丞朝慶皆奪職為編氓言至秋竟坐棄市年六十
有七言雖以驕蹇得 上惡然亦頗能持爭 上嘗

諭之欲遏虜西内使太子監國言時年六十荅諭云
臣全數已盡萬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其後所深恨
言者梐郭勛與不肯戴道士冠而天下方惡勛之橫
與嚴嵩之奸貪謂言能裁之以是多惜言者隆慶初
其家上書白冤狀復吏部尚書已再盡復其官賜謚
文愍予祭葬言始有妾孕七月而蘇氏妬之嫁民間
生一子後言死而蘇氏知之迎置家共貌甚類言且
得官矣而卒病死言竟無後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顧公鼎臣神道碑

嚴嵩

國家設科取士得人爲盛然登廷魁至宰輔者凡七人若文康顧公其一也聞諸故老言　孝宗敬皇帝乙丑試士日於宮中焚香祝天願得眞才是年得顧公爲進士第一公儀狀瓌奇風格峻偉觀者謂爲公輔器公諱鼎臣字九和蘇之崑山人也授翰林修撰未幾　孝廟上賓以修實錄成陞侍講再轉春坊諭德歷十餘歲　今上卽位首被知遇簡侍經筵日講

進學士上悉崇聖學日親儒臣討論經史公因進講宋儒范浚心箴敷陳剴切　上注聽嘉悅諭輔臣曰鼎臣解說心箴朕思味其意甚爲正心之助　上延親灑宸翰自註釋心箴又注視聽言動四箴及敬一箴勅翰林院國子監及天下學校建亭立碑鐫刻五箴以示學者寔公之講心箴啓之也　上又曰洪範一書於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實爲親切令鼎臣分段計日從容論說必使盡其所言以爲務學求治之助復慮訓詁繁多命公撰次節略以進舊例每寒月免講　上以洪範未終篇乃不輟講詔免公常參

專直講讀　上奉先聖先師位祀於文華殿東室而
數御西室召公等十臣令敷奏經義公撰中庸首章
講義以進推言人君致治期臻聖神功化之極不可
安於小康　上稱善　上於西苑作無逸殿成命輔
臣及公坐講周書無逸篇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
賜一品金織仙鶴衣　上親耕籍田特命與九推廷
臣莫不動色悚嘆謂　上寵異儒臣如此自是晉吏
部侍郎拜禮部尚書俱掌詹府事兩被吉教庶吉士
於翰林故事用官二員獨受簡命自公始公雖職在
文翰數奉召對預密議簡在聖心既久執政有不樂

公者敷沮其進用戊戌八月始勑公以太子太保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眷遇彌隆被賜宸翰經籍銀幣玉帶麒麟飛魚之服多不可悉紀巳亥二月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進武英殿大學士車駕將幸承天勑公居守京師公條奏軍國重計七事上悉從其請賜印記一其文曰經幃首選 上曰卿講幄舊臣久懷經濟朕茲重寄宜欽承之公翌輔 皇儲持挈綱維京師肅然以馭下過嚴致有煩言再疏乞休御溫旨慰留明年感疾久不痊 上屢遣中官齎手札賜問以太醫往視賜藥劑牲米諸物疾革陳遺

疏勸　上親賢圖治頤養聖躬詞誠懇篤降詔褒答

而公竟卒享年六十有八訃聞　上軫悼賜祭葬如

制贈太保謚文康遣行人護喪還公傑特有大志留

心經世隨事獻納多見采用嘗請訪求曾子之後以

奉其祀大同軍變請誅止渠魁以安人心四方郡縣

多奏水災疏陳生民困窮之狀請遣使賑卹而公生

長東南見財賦日蠹民力日屈則三舉奏焉晚歲屢

政府將大有為然僅二載卒于位時論惜之云曾祖

諱大本祖諱艮考諱恂三世皆累贈如公官妣皆一

品夫人配朱氏累封一品夫人四子長屐方舉鄉薦

履祥履貞履吉

大學士嚴公嵩傳　王世貞

嚴嵩字惟中江西之分宜人父爲藩司吏其婦方娠而有光起廨舍已生嵩藩使奇之齎醪犒錢布以贈嵩長身疎瘦如削疎眉目大音聲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進士高第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鈐山中嵩好爲詩清雅有態然弱而不能爲沈雄之思文亦類之其治家纖嗇近小慧時人莫之重也嘗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當晏鹿鳴日諸生前爲壽時嵩貌羸鶉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見而講鈞禮遂出叵測

漫應之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
公也以公嚮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狷隘急賍毗如此
久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監祭酒嵩
於資薄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旣去位言
官有及嵩者疏辨得留進爲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
粲等論糺輔臣桂蕚所私復及嵩嵩奏辨復得留尋
遷左侍郎轉吏部左侍郎久之進南京禮部尚書改
南京吏部尚書其在南京踰五載不召以　萬壽賀
表至京師時議重修宋史方至局經理嵩謀於輔臣
時以少保夏言在禮部日奉行諸祀典而尚書顧鼎

臣教習庶吉士皆不暇兼職言亦從史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專司董理逾歲間言入內閣鼎臣當次長禮部而嵩復私於言躐得之自是始謬爲共謹以迎合　上意而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辨之强給事中胡汝霖復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已勿得強辨於是嵩懼益爲共謹而其子世蕃繇廕叙授都督府幕已恣行諸曹居間有所賄納矣時　上入諛臣言欲祀　獻皇帝以明堂以配　上帝嵩不敢違已又欲　獻皇帝稱宗而入太廟嵩與羣臣廷議皆難之　上不悅著明堂或問

以見志嵩皇恐盡變前說所以條畫禮儀良備遂尊
獻皇帝曰　睿宗祔　武廟上禮成而賜嵩白金百
兩綵幣四有副鈔四千貫上　皇天上帝尊號冊寶
尊加上　高皇帝尊謚聖號以配嵩奏慶雲見　上
悅受羣臣賀嵩爲慶雲賦及大禮告成頌　上嘉之
付史館明年加太子太保已從幸承天賞賜優渥與
輔臣埒嵩歸益驕於藩國請卹乞封所挾受賄積貲
且巨萬而南北給事御史以大察交章論貪汙大臣
皆首嵩而　上皆勉留之嵩奏辨而中詘人臣於
人主將必使孤立自勞而身覲望禍福乃爲得計

上摘其語稱之於是御史謝瑜復論嵩嵩強辨請斥之
不聽嵩恚甚乃因員外郎衛元確復命遲歸罪於吏
科都給事中丁湛爲寬予之限以市恩參論之俱坐
謫已復參其郎中熊過等謫之邊方欲以自張且快
意是時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嵩御史葉經疏稱
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栖謀襲爵永壽王庶子懷
熄與嫡長孫懷塘爭國封嵩俱納其重賄爲之請勘
乞斥嵩以戒貪墨言乃擬　旨下臺勘而他多右經
語嵩急歸誠於　上上憫之弗罪也時邊警告迫
上以嵩非所職而咨詢之既條對平平耳　上必爲

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嵩既已傾夏言而斥之愈益
寵幸所供醮祀青詞額對獨嵩居最乃以　聖誕恩
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免其奏
事承旨時嵩年已六十三而神采溢發如壯時於是
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汙佞不當干大位
不聽而南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經等復論嵩并及
其子世蕃饕賄助焰實跡下所司嵩疏辨且乞休
優詔慰留之嵩意不決復上疏謂古語曰朝廷輕重
係大臣臣今動遭詆目爲姦惡海內流傳損傷　國
體一宜去言官論事乃其職然或聽指使或代報復

如昨歲羣奸搆謀呈稿首臣然後封進今不卽退轉相傷害益煩 聖心二宜去 上果爲溫諭百餘言荅之且謂攻擊不休故違 君命須罪以無 君之律嵩乃出視事時宮婢搆逆旋復誅嵩請 詔告天下人謂宮闈而秘密悉揚之其國體傷於論大臣多矣尋代嵩爲禮部者張璧至自南京嵩請解部事許之賜御饌金幣羊酒且諭曰比以異禮勞卿卿以赤誠匡朕可也前是巳賜嵩銀記曰忠勤敏達至是復賜其家藏 璽書之樓曰瓊輸流輝奉玄之閣曰延恩堂曰忠弼嵩以吏部尚書許讚等訐其請托事不

脉益横前是考察御史謝瑜不及嘗譋嵩特擬
旨
用貪酷例黜之而御史葉經監山東試嵩乃摘其錄
語以爲狂悖不道俾禮部叅論逮至京杖死　闕下
藩臬預試事者皆爲邊邑尉中外愈側目嵩矣時尚
書許讚以一品六年滿加兼太子太傅未幾　上特
加嵩官視讚時輔臣翟鑾特以資序在嵩上　上待
之不能如嵩每有所咨問及齋子時時首嵩而不及
鑾其厭鑾久特以其舊臣不忍去之而鑾不悟也其
二子俱進士高第嵩乃授風旨於給事中王交輩俾
發其事鑾與二子俱削職爲民嵩得益發舒　上一

意用之矣而吏部尚書許讚遂兼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張璧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嵩預機務然不獲入直應　制嵩事取獨斷不復相關白墨墨而已讚至自嘆曰何必奪我吏部使我傍睨人尋進嵩兼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亡何復以六年滿加少傅兼食大學士俸一子中書舍人給四代誥命嵩乃上言每獨蒙宣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言惡與郭勛同列以致生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嫌異今臣希忠臣元臣讚臣璧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三楊故事嵩蓋欲示厚希忠等且見

言妬也報聞時　上方好言長生而鄢御史盛端明布衆議顧可學家居久各自詭有不死術嵩爲進可學所治餌而薦盛端明　上悉召用之巡按福建御史何維栢條時事而中論劾嵩甚切　上怒逮治之維栢在道久嵩不測　上意乃請寛維栢獄　上爲齋醮杖而奪其職時諸曹皆受嵩及世蕃請屬如外府獨吏部尚書熊浹持不肯行莫能難也會浹以罪去則無所不靡俄而　太廟工告成加兼太子太師賜金幣渥時上微覺嵩槓而許讃老罷張璧死乃思用夏言時禮部尚書費寀故善言而不能得嵩意探

得之因疏留郎中周玧高簡而謂大理評事孫學思假嵩名求出使而臣執不與學思嵩私人也多機警好以妻非中臣臣以孤危而失此二臣助愈難自立矣因乞休其言頗散漫不根　上以其托指攻訐切責之然不決日而召言之命下嵩以是恨費寀言既至盡復原官遂復据嵩上　上爲加嵩少師以慰安之言旣以銜嵩則頗斥逐其黨與嵩唯唯而巳不敢救時世蕃巳用恩澤累遷至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司事橫行燕中嵩乃上疏遣世蕃歸省墓以避言　上猶使之馳驛還往嵩以萬壽加特進又以九年考滿

加華蓋殿大學士　璽書褒諭仍賜晏禮部言專用
復河套失　上指爲嵩及崔元陸炳構伏法嵩遂獨
相　上益安之而貴寀亦自以撰齋詞得　上幸嵩
度無可報乃坐其子以不當使事謫之而寀亦自恨
病死於是南京吏部尚書張治國子祭酒李本以疏
遠權共事不敢與可否久之懇於嵩始得入直治不
任煩竟鬱鬱以卒時宣大督臣翁萬達將臣周尚文
拒却虜而嵩復錄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　上以罪
人王聯訐而信之捕故都御史胡纘宗及株連新舊
朝士數十皆欲寘之重典嵩與其人陶仲文頗爲救

解得釋　上以嵩對制平獄可嘉令兼支學士俸而
仲文遂封伯然意殊不樂嵩乃與仲文疏辭俱報許
而仍以　萬壽節封仲文伯爵加嵩上柱國嵩乃力
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爲比且欲
以示謙而見夏言悖　上悅進世蕃爲太常寺卿仍
行尚寶司事亡何虜大入寇掠三輔旋薄京師右中
允趙貞吉叩嵩直所問計嵩以撰齋詞辭不見而義
子右通政趙文華自其室脅肩出貞吉見而詈斥之
俄而禮部尚書徐階以虜嫚書請和會廷臣議貞吉
厲聲言虜在城下何可和但請　皇上御奉天門赦

沈東旌周尚文士氣當百倍而貞吉又自具疏請遣
羣臣有才識辯博者詣行營宣諭諸將得一賊首予
百金敢戰者損卒亦賞逗遛者全軍亦罰　上雖壯
之而內不怳也嵩因請即命貞吉往往而驟至仇鸞
軍卒不得要領還嵩乃激　上怒杖貞吉而謫之荒
徼以自快兵部尚書丁汝夔雖以調度失宜然爲人
潔廉楊守謙守土臣也倍道勤王　上怒其不能破
賊誅之嵩皆不能救而巡撫王汝孝總兵羅希韓逮
稍緩世蕃盡羅其賄與嵩計伺　上喜而解之卒以
免仇鸞故以嵩去言而脫其罪深德嵩約結爲父子

復起為大同帥帥其衆入援無功而為大言聳　上
聽嵩從臾之遂總京營兵進太保仍督諸路兵馬入
二萬金謝嵩嵩亦受之虜退始上疏請發粟賑中虜
者并掩胔骼及他選將練兵碌碌紙上語而已於是
中外怨嵩父子刺骨而刑部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
國無狀凡數十事且謂其威權足以假手下石機械
足以先發制人財勢足以廣交自固乘機搆隙足以
示威刼衆文詞辯給足以飾非强辨精神警敏揣摩
精巧足以趨避利害而彌縫闕失私交密惠令色脂
言足以結納權路而織杜人口故諸凡論嵩者即不

寵顯朋林正言直指之頃亦必托事假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臣不能悉記即如先任給事中王燁陳塏御史謝瑜董漢臣等於時幸蒙寬宥而今安在哉故天下之人視嵩父子如鬼如蜮不可測識寧是痛心疾首敢怒而不敢言何者誠畏其陰中之也上乃捕學詩下詔獄斥爲民而溫言慰留嵩嵩不自安請遣世蕃歸里不許令給假隨任侍親而已學詩疏雖不見用然天下傳誦以爲名言仇鸞始雖由嵩入既挾虜得 上重而驕嵩猶欲以兒子畜之不應遂凌嵩出其上嵩恚數以密疏言之沮止萬狀皆不

聽而諸部臣言官有抗觸鸞者立碎鸞之捕虜姦細以爲大功要重爵賞而嵩子世蕃亦緣而進工部右侍郎予一子錦衣衛千戶鸞以是益恨嵩而侮之其所詆諸嵩　上亦爲心動至宣召亦稀矣時陸炳掌錦衣緹騎與鸞爭寵妬嵩乃厚收炳以爲腹心使詗伺鸞鸞亦爲之備然其所從卒不如能緹騎猥狡鸞自是墮炳穽中然炳陽爲推重鸞以爲中山定興之流亞鸞不疑也既虜勢日迫而鸞病甚　上聞收其大將軍印鸞暴死炳乃謀於嵩休鸞之義子逆之虜而道執之盡得其交通狀誅其妻子嵩以是益親信

女子貪亦益甚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宗茂復疏其貪
黷數十事事皆有實　上復為之鐫宗茂二秩補外
以安嵩而給事中袁洪愈劾去其所善客翰林檢討
来紹儒亦弗敢救也前是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以嘗
論與虜市馬非策忤仇鸞下獄謫邊邑倅鸞既敗繼
盛得累遷復官嵩欲以名收之繼盛不應復抗疏極
論其十六罪五姦中外傳誦以為破的中竅可以必
勝而　上獨怒之摘其中有召問　二王語以詐傳
親王令旨律坐絞而復杖之百復以　手札諭留嵩
嵩乞休　上報以群邪黨比謂逆賊勾虜其本在卿

盡指摘贊直玄修不出朕耳朕非內色外會者崇事
上玄又與宋徽梁武不同人臣邀譽賣直卿以此乞
休墮邪孽計宜安心供職奉順天休時嵩有義孫鵲
未十六而冒兩廣功級得錦衣千戸繼盛及之下兵
部尚書聶豹皆曲為之諱而郎中周冕獨發之亦坐
奪職當是時雲貴清軍御史趙錦亦有疏論嵩謂嵩
窺伺逢迎之巧似於忠勤諂諛側媚之態似於恭順
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之動靜先發而制
之故不敢露又善以厚賂結　陛下左右之人凡深
宮起居意向無不先得故多稱旨或候　聖旨所發

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挑之以肆其毒使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於　朝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於內閣幸而洞察於　聖心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於後世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錦工於中嵩惡而他語尤剴至　上亦使緹騎捕之兩月而至怒小解斥爲民亡何嵩之義子趙文華重文華者故無賴小人也數經吏部察嵩强而用之至通政使乃以百花酒進　上嵩以跪而詈數之矣會吏部尚書萬鏜者嵩同年相善坐言事廢田間賴嵩以起至爲吏部數與嵩崖異不甚用其言至

是復推文華督撫鄢陽以遠嵩而給事中朱伯辰上
疏劾文華邪媚奔競寵賂日章不宜玷臺憲有　旨
再推文華迫則謀於世蕃乃教之使劾鏜前為右都
御史中以侍郎起用而併二品通考以臣欲糾之故
出臣於外不已而嗾伯辰論臣欲以鉗衆口嵩為内
主激　上怒悉奪鏜伯辰官俱為民而文華愈横矣
嵩以滿十五載考賜金幣御饌肥羜上尊錄一子中
書舍人仍賜勑褒諭再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
勞遷世蕃為工部左侍郎仍侍親而不奪俸尋以
萬壽節推恩令世蕃出理部事嵩辭許之再以却虜

推恩錄一子尚寶司丞嵩辭　上諭以盡誠贊玄實爲忠孝首義往與陶仲文並論嵩不聽也江南連歲倭大作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爲總督討之久未平而趙文華乃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爲言人皆笑其誕而　上獨然之爲切責兵部覆議上　上以問嵩嵩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往祭海即令察視賊情求可以剿除長策具實奏聞所使即文華亦可　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藉威福所挾持將吏金實無算時總督張經自恃其位高而望隆不肯折節文華諸發兵守便宜又不與計會有流言聞於　上

上怒文華伺得其蕲露章劾之　上發緹騎逮經而
經則已大破賊俘斬千計捷聞　上怒亦不釋經逮
則行五千金賄世蕃世蕃與嵩謀欲爲　上解不解
則姑爲溫言欵經至死方悟因詈嵩父子於市而李
默者骨鯁士也少有文數更顯宦至浙江左布政使
嘗候嵩嵩謂其貌類我援之入爲國子祭酒累薦於
上得躐拜吏部尚書乃稍稍自持見不能譽其意
嵩更譖於　上得罪去而陸炳繇武科爲默門生乘
上之思默使所厚中人稱之遂得復官尋以撰齋
詞入直幸矣念不自嵩起動與抗世蕃威無所不加

獨不能得之吏部而會文華歸復命　上以御饌勞之問倭事何時可息肩文華對殘寇行且滅不足憂　上爲之怳而文華行珍寶直萬金於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夫人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爲郎君易腰帶我相公責也而兵部尚書楊博以憂去文華幾得之默所推絕不及其見默欲有㡔默厲色待之怏怏而退乃刺得默試士策問以爲誹謗上爲漢武唐憲又所推東南督臣不用胡宗憲而用王誥益欲敗東南事爲其鄉人張經報讐　上大怒下默詔獄論死尋屬輔臣李本行部事品第羣臣九

卿而下及言官悉以次去嵩所惡而薦其客吳鵬代
默而亟稱文華於人上遂進工部尚書躐加太子太
保罷王誥不用用胡宗憲中外大權一歸於嵩矣文
華又以都督陸炳嘗薦[illegible]復刺得其陰事將刼之炳
愬重賄世蕃挾以謁文華始解既而知其謀出自世
蕃遂併恨世蕃而徐階以次輔日重爲羣望所屬炳
乃委腹階以自固嵩父子亦稍稍覺之倭復大張詔
遣兵部侍郎沈良才討之嵩知　上意以文華昔對
殘寇且平爲不實懼而使文華自以督師請　上恍
許之與宗憲合而誘降寇首徐海等因拚擊平之文

華加少保宗憲爲右都御史而嵩等皆賜金幣嵩又以十八年滿官一子中書舍人賜宴及　璽書褒諭自文華等之有功推遷及罷職尚寶卿史際通政呂希周等而世蕃所納賄復以巨萬計文華乃上疏歸功嵩以爲嵩實授之成算而嵩亦薦文華有學行宜供撰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　旨逐嵩不之救上亦不以咎嵩而宗憲自是益傾江南庫藏爲世蕃餽所需古法書名畫種種宗憲皆爲索之富人世家豪欵巧獵靡所不極而他撫臣監司相習成風不以爲諱其所獻鼎彝尊罍之類或發塚剽攻他寶翫多

起大獄而後得之世蕃猶汲汲無已尋以　萬壽節
加嵩兼食尚書俸仍免廷謝自是凡有旌錫皆免謝
至一切祭祀救護日月無嵩跡矣前是虜人犯邊錦
衣衛經歷沈鍊抗疏論嵩父子奸惡　召以鍊誣詆
大臣自爲名廷榜之適編嶺外之保安鍊悻悻不得
志乃招四方遊士以講學名多及時政得失或馳馬
至居庸關下戟手詈嵩父子或爲草人象而射之事
稍稍聞嵩惡之使世蕃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圖鍊順
故嵩客將邊事多損敗方藉嵩父子屏蔽即響應而
與巡按御史路楷謀世蕃復以入內五品啖楷乃因

妖人閻浩等通男事發捕錄黨名其中而張大之與
部尚書許論不敢執遂斬錄并戍其一子庚死者復
二人遷貫順楷以下如初約天下聞而痛之於是給
事中吳時來極論楊順縻費邊餉縱虜出入而以重
賄納路楷相率爲蒙蔽致危困尚書許論昏瞶不能
有裨廟謨　上以問嵩嵩曲爲順楷掩覆且謂言官
風聞論人不可盡信　上不聽逮捕順楷下錦衣獄
而奪尚書論職時郄遂謂嵩可勝也亟上疏極論嵩
世蕃罪惡而刑部主事張翀董傳策亦言之前是輔
臣徐階爲禮部時虜入寇數有所建白觸嵩忌諱以

是百方阻其進不得而階潔廉又時時爲人語時政
輙歎息流涕稍稍聞於嵩至是以時來翀皆階所取
士也而傳策又其鄉人乃齊奏三人同日而搆臣必
有使之者且時來已奉命使琉球疑其悔行欲藉口
自脫自封進時來翀試錄　上乃下之　詔獄令追
究主使之人以聞而時時自語曰階固賢雖然嵩老
矣何不小需歲月而忍若是階危且甚而時來等旣
下獄考掠窮五毒竟不言主使者第曰　高廟神靈
教臣耳而亦會都督炳心羇階以是坐翀傳策相主
使時來避遠役獄上各發戍烟瘴衛所而慰留嵩嵩

以是益恨階并及柄矣其後順楷就逮至詔獄嵩復為之寬解順僅坐戍而楷謫外當是時　上坐深宮中欲以威福遠攝連率大臣時時有所逮訊若阮鶚吳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嵩而不盡信之間一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嵩與世蕃能得其竅欲有救解則必順　上意極詈之而微姚曲解釋以中　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稱其滅露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　上所耻與諱　上更為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威福益廣時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郎號為文武庫吏而尚

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郎萬寀方祥爲尤著必進者嵩內親也數以賄通嵩得出入臥內會　大廟災議與工而必進自刑部調工部　上老之以問嵩嵩盛稱其精力才識遂以工婁就驟遷至少保而倦於事嵩復爲之改都察院　上弗悅也於辭疏旨曰必進已之任矣何更辭嵩謂必進毋再辭但展任居兩月而吏部尚書缺嵩復勸廷推必進衆莫應嵩怒慢罵之不得已而以必進名上　上投之地嵩密疏曰必進內親也臣老矣非必進無可以慰臣者乃以必進爲吏部尚書僅三月而假他事去之世藩猶誇於人

謂用必進　上無若我何棄必進我亦無若　上何
前是　上以嵩直舍隘別輟小殿材營宅於側多蒔
花木其隙以娛之復發中金百爲製什器朝夕割御
膳法酒使中貴人調而賜嵩嵩老尚健饕始聽腰輿
出入禁苑矣已而㷛其年滿八十特賜肩輿且令支
伯爵俸嵩復以京師居第之中堂請額　上名之曰
忠正又名其南昌居第之中堂曰耆德樓曰寶翰嵩
故有居第在宜春分宜并京師南昌而四皆宏敞壯
麗分賚金寶以實之猶不足而縱世蕃之羅取益甚
初　皇太子甍　裕王以序當立禮部數請期而

上意嫌代巳要報寢嵩念　止獨所信任迫畏情時
時亦爲請而與陶仲文比而阿　上意　上亦自知
之時裕景二王並居外邸禮服無異外論洶洶謂莫
知適從而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欲以危釣奇
乃具疏謂自攻嵩者有間二王之説而得罪恐不相
安幸各召而面論之使二王毋疑嵩嵩毋自疑且請
出景王於外以安　裕王疏旣上嵩雖恨希顏而叵
測　上旨請下禮部詳　上乃露怒希顏意嵩始得
發舒　上命御史即家僇希顏傳首海內世蕃念以
多樹敵恐嵩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　上意揺或可

因而更樹乃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庶幾異日代嵩執政而　上一日忽諭禮部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嵩與禮部尚書吳山言　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試物情山不可乃具儀上景王辛之國而世蕃之謀益解俄以世蕃三品滿九載加服俸視尚書再以壽節加嵩歲祿二百石而世蕃亦兼支尚寶司卿俸尋嵩夫人歐陽氏卒時世蕃方戀權不欲歸而嵩無次子可以扶柩者嵩請於　上謂年已老老不可無世蕃侍　詔聽留共養如故嵩故以訾敏得　上意亦善自卑屈至士大夫入謁人人慰勞務得其懽心

間擿故所憶記以示聰明晚節知天下之怨之間捨舊郄而收錄知名士若故編修唐順之中允趙貞吉等皆以淪落爲感不自覺入其彀至顯庸因而有稱之者然其陰賊發於心而動於機械不自覺也世蕃尤險悍慓猾每謂天下才唯已與陸炳楊博而三然與炳晚節相妒炳暴死世蕃稱快頗亦能習國家典故曉暢時務嵩既老 上時有所問而不能答諜之其客皆不稱 旨屬世蕃草輒報美嵩以是心益仗世蕃而心愛之諸曹請事者輒問曾以質兒子否至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别號也世蕃以是益驕橫

九卿臺諫至浹日不得見或停使至暮而遣之或有嵩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嵩在直或累月不出世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拓居第連三四坊堰水以爲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樹異卉乘輿張揭蓋遊行其中若輔臣階與李本其父執也成國公朱希忠元勛也靡之酒不澇倒不已性尤強記於中外官職饒瘠險易亡不閑熟其責賄多寡毫髮不能匿後　上亦稍稍聞之而世蕃以衰服不能入之嵩直所嵩所報札漸不如　上旨而齋詞亦稍倦時　上所居萬壽宮火而　大朝殿工方急嵩以煩費難

之欲請上還大內則不敢乃請暫徙南城之　離宮
南城　英宗故稱　太上皇時所居也　上乃以問
階階爲規畫營萬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　上大
悅宮既成而所以褒擢階至厚嵩僅加祿百石不能
敵矣自是　上有顧問不及嵩即及嵩不過齋祠事
而已嵩故與階郄懼而置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人
羅拜之舉觴屬曰嵩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階謝
不敢當而是時方士藍道行以乩得幸　上上故有
所問客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咎中官穢
不能格眞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啟示而後焚之則所

答具如旨道行狡乃偽為帛封若中官所齎者及焚而匿其真跡以偽封應　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誰為賢不肖曰賢者輔臣階尚書博不肖者嵩父子　上復問吾亦知嵩父子貪念其奉玄久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殛之答曰上真殛之則益用之者咎故弗殛也而以屬汝既答報袖以示御史鄒應龍會嵩等請考庶吉士而諸進士中有賫金於司禮監中貴錦者錦密以聞　上即日罷考應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奸誤　國諸大罪十餘條　上以名捕世蕃及舞法行

賄者皆下之詔獄而猶謂嵩小心忠慎壽　君愛國
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給祿米百石嵩猶爲
世蕃求解　上謂念若忠勤已加優處又何以兒
賞救嵩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及其子鵠皆坐戍烟
瘴衛所家奴及隸人永年等坐絞當世蕃之用事吏
部郎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又次之所以先御史
者其巡按得盡收贖鍰冀卿寺缺而給事中獨不能
至吏部郎之始已三千金而後遂至萬二千若項治
元者竟就逮瘐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失之世蕃迫
則行十餘萬金於諸幸姬家猶能脅詗藍道行陰事

下刑部獄侍郎葉鏜鄢懋卿誘使誣伏前僞狀而引徐階道行不聽論死而後得釋應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參議　上猶悔之且追思嵩贊玄勤誠欲退居西內專祈長生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　上乃勅階等必贊玄如嵩乃可而謂嵩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者同應龍俱斬中外洶洶虞嵩且復用而久之階益見信乃已於是嵩之黨鏜懋卿萬寀何遷張雨唐汝楫王材及其壻袁應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胡宗憲自浙直總督被逮尋釋之宗憲既得志首以書畫賄嵩父子金玉珍翫相繼半入其橐江南公私爲

之之空奢淫縱恣靡復風紀而其殲徐海執直功亦有足當者　上以其妻進白鹿白龜不忍罪也伊庶人之為王也以殘暴妻兒糺臺使者迫則行十萬餘金於嵩得小緩至是使其校卒十餘輩造嵩家脅償金嵩置酒款之而好謂曰所云金十萬則無之僅得半耳而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因盡以　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而聞於郡曰有江盜劫吾家二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捕校卒下獄論死而世蕃之自戍所私歸益廣拓第舍又用金多為盜窺乃召募伎勇材力之士合數百人日夜

挈刀斗自衛郡邑頗疑其跡而嵩故所養合人子出
外爲非者推官郭諫臣受民間訟牒滿百餘輒封以
與嵩嵩怒而却之他臺使監司小有違言嵩輒呼具
舟我且入京面奏以時恫喝而會前有賀 萬壽表
得 温旨及賞賚謂 上且嘗見憐因懇疏請移世
蕃便地共養 上不許而報曰嚴嵩有一子侍已恩
待矣諫臣乃疏以聞巡江御史林潤遂露章劾世蕃
與羅龍文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叛心龍文故世
蕃客爲通賄與同戍者也 詔卽委潤捕世蕃龍文
旣至京潤因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比擬俱依子罵

父律斬　上不懌令更擬乃擬謀叛律而猶未及嵩
上令即棄之市而謂嵩與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
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爲編氓拘役籍其家黄金可
三十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寶玉重器服翫所
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紙故散匿不少臺臣
乃益論戍萬寀鄢懋卿追其受寄金錢垂二十年不
盡寀由選部郎至大理卿懋卿至刑部右侍郎皆世
蕃腹心寀貪而懋卿尤恣横其以都御史出毄鹺所
經行兩畿齊晉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狀世蕃父子
叱咤風生守令而下膝行蒲伏上食惟謹至以文錦

被厠牀白金爲溺器妻妾隨行者錦五綵輿以氏婦
十二舁之即趙文華胡宗憲不能過也嵩死時寄食
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弔者時年八十有六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
淵閣大學士贈少師謚文簡許公讚神道碑

嘉靖戊申七月二十五日前少傅大學士許公卒於家先是乙巳冬公遘疾乞骸骨甚切　上慰留亦甚切乃連疏懇辭　上不悅曰少傅輕去朕耶其奪秩令歸公行而病增劇既還里復延三載竟用舊患弗起又四載嗣子與起復來京師乃始上疏告訃叙公病歸顛末　上嗟悼曰少傅果非負朕者乃悉復公官仍贈少師賜祭葬謚文簡恩禮備厚蓋至是而公

不獲已之情　皇上矜不忍釋之意益章焉公諱讚
字廷美河南靈寶人也先世曰威者仕元爲兵馬元
帥西征過靈寶愛其土風家焉八傳至教諭泉生太
子少保吏部尚書謚襄毅曰進襄毅娶於張繼娶於
高生公性警悟博學弘治乙卯以戴禮魁於鄉明年
登進士授大名府推官召爲監察御史襄毅位冢宰
公例當避臺秩遷改翰林編修時逆瑾擅政怒襄毅
不已附誣以他事矯詔罷之而並出公爲臨淄知縣
丁襄毅憂服闋陞浙江按察僉事陞副使理海道改
山西督學政至則先德行而後文藝士習丕變歷陞

四川叅政按察使浙江左右布政使召爲光祿卿轉刑部侍郎拜尚書是歲議郊禮分合公上疏曰分祀者致嚴辨之道也合祀者通功用之妙也昭格天地不在禮文而在淵德請愼玆大典先是揚州商袁英者　武廟南狩錦衣指揮施恭怙權瑠勢矯詔籍其家至是英妻訴閣臣公訊理權者日偵伺鼓噪爲動竟寘恭重典當是時復有薛侃迎親藩之議詹啟訐銓部之詞張紳之薦劾朝紳劉永昌之誣詆省閣皆事關國紀逮及大察甚衆諸司恐懼失措公從容裁決持法甚平務存大體　上悉從之而紳賴以安

改戶部尚書河南軍餉舊充於大名府小灘有奏改
他鎮者公曰利不百不變法乃令增役創署勞費且
十倍勿改便又有議令有司積穀備荒以多寡爲殿
最者公曰預備既有倉令舍此而別積穀徒增苛斂
勿從便兵部議與甘肅屯田發銀三十萬兩公曰兵
弱虜強士不得耕徒損國儲非計凡所規措務循舊
則數報罷新議曰毋徒狥名貽害也以鹽法久滯疏
陳諸弊列通商事宜皆經久可行聞高太夫人病疏
乞終養不允令給驛歸省高卒哀毀踰禮時吏部缺
尚書廷推數人　上皆不許詔特起公俟服闋蒞事

侯服關溢事

既至乃首疏決壅滯公薦舉復久任停無故改調之途抑奔競濫陞之習　上皆嘉納六載考績加太子太保已亥冊大禮成功少保扈從　聖駕南巡疏節程途以保聖躬　上褒答勞錫之辛丑廟災引咎乞罷詞甚切詔許致仕給驛歸　上雖從公請而意不懌吏部復缺尚書廷推數人又不許仍起公莅事至則條奏諸弊政及上安邊方略數千言以一品六載考績加太子太傅尋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乙巳太廟成加少傅無何疾作乞休遂有賜歸之命歸出賜金遍惠鄉族曰吾不忍自私也又助修孔廟

山川壇歲旦暨　聖節必扶掖北嚮稽首祝賀不少
廢疾革則謂諸子弟曰吾父子兄弟俱列上卿吾以
凉德受主上寵甚渥知甚深故數履危機卒賴保全
今巳矣爾輩有官守者當思圖報遂卒距生成化癸
巳七月四日得年七十有六公歷官五十餘年晚荷
隆遇凡大典禮多遣命將事共錫予飛魚之服銀瓢
彩帶及白金綺幣不可勝記公兄弟八人兄誥南戸
部尚書弟諭兵部侍郎餘並登仕籍配李氏累贈一
品夫人先卒夫人生子二長僃早卒次與承廕歷官
知府未任改禮部員外郎以四品服辦中書舍人事

公德性溫粹意氣凝定坦夷康樂而涇渭不淆直率徑盡而應變無窮蒞官翼翼小心以不欺不怠爲主在吏部前後凡十年每銓注必論才高下與地繁簡兼風土南北而劑量之厥諸司公事想或疵以細故飛語悉置不行以是人德之好著述老而不倦所著有松皐集續集讀史詩論五經臆說三曹奏議若干卷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贈少保謚文簡張公璧神道碑

嚴嵩

嘉靖乙巳八月十九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南郡張公卒於位訃聞　上深軫悼命禮部諭祭工曹營葬遣行人護喪歸其鄉贈少保謚文簡公諱璧字崇象世家南郡石首曾大父必順大父之言少舉天順庚辰進士歷官廣西按察僉事父維舉鄉薦歷官山西參政俱累贈如公官曾大母王氏大母呂氏王氏俱累贈夫人公蚤擢省闈屢試南宮不利

[illegible]發肆力問學晝夜探索僑寓京邸起居服食人所難堪時學士劉五清汪石潭有聲詞垣公皆師友切磨二公嘗謂人曰是當鳴世才也辛未舉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文望益起甲戌乾清宮災公上修德勤政講學三事壬午　今上龍飛首開經筵公與進講器貌端肅儀矩偉然敷陳古訓明白剴切時司寇林見素以事待罪公講君使臣以禮有耆德舊臣當加敬禮之語　上爲之改容乙酉被命以宮諭出典南畿文衡一時髦俊多在甄錄戊子大叅公憂卹典加厚命給驛還初公之入翰林也大叅公時宦山

西因入賀萬壽即謝政歸田公每圖歸省翁遺書止之曰勉事職業勿以吾爲念故公雍容館閣歷清華纂御文司綸誥主考禮闈勞績懋焉庚子南京大宗伯員缺詔下廷推至再凡得四人以請　上特授公公廉謹自持於凡宿弊剪除而振飭之癸卯召還北部適議建太廟羣論紛紛公酌議以對制遂定欽天太醫院率多冗員順天鄉試舊多冒籍公奏嚴去五十餘人宿弊一清會内閣缺員公與河南許公一時並用人望翕然填之公病瘫不能視事　上遣御醫胗視中使齎賜粥米牲豚諸物存問疾竟弗已

卒於宣武里第享齡七十有一惟公荊衡標望棐廸
備耆德性醇厚器宇凝重恂恂與物無競天下稱為
長者而期其大用以漸成休養惇大之治而溘然以
逝士論惜焉自講筵迄於拜相其間白金文綺銀甌
錦袋及經籍之賜多弗可悉紀累荷遺祭分獻代拜
陪祀之命而賜見皇太子於臨保室尤為異典云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

謚文毅張公治傳　　雷禮

少保名治字文邦湖廣茶陵人也其先出江右永新自公高祖播徙今茶陵月江里歷公父伯誠並以淳朴稱初公之未娠也母譚淑人夢大鳥飛雲下朱顱玄吭縞羽止其庭忽縮化人推已而驚寤伯誠曰此鶴祥也將不有徵乎踰年公生神采異特機穎慧動不可制甫七歲揮墨成巨字稍長偶辭偶對應聲諧捷多非人思搆所及者知州董豫大奇之徑白督學官補充校弟子員學官示以經書大旨即曉析旁及

諸史百氏靡不綜貫發爲文蔚如也及鄞張文定督學試之見其文愕曰茲非劉李匹耶蓋指茶先輩坦齋西涯二先生云正德丙子舉於鄉遭父喪守制庚辰舉南宮第一先是州有龍化湖茶長老數言故有龍湖圻榜元出之讖公嘗憩而樂之因爲號及計偕北上湖忽潰涸龜裂果符應是年　毅皇帝南狩明年　今上郎位始第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居一歲念澤淑人春秋高力引疾告歸屏交息營充養爲盛五年起授翰林編修會兵部主事霍韜奏稱兩京堂上官及翰林臺諫僚任半年各舉一人自代公以知

人為聖哲所難請改官便養且曰道苟可行則乘田委吏不爲約道苟不行則高官大爵不為豐識者知其志存經濟不徒以文章致身也七年纂修大典成擢左春坊左賛善公在史局未滿考遽遷二親之封格於例即乞辭陞秩願以舊職供事待封其親疏入

上嘉其情特畀封弗聽辭秩蓋異數焉其冬奉冊使榮藩歸拜太淑人堂下不數日太淑人猝疾不起人謂天祐公至孝不使有貽悔云是時諸貴倖用事多不法公制終數年矣有超然之志至十三年縉紳先生以大義勸之廼起尋命主南畿試南士沿江左

餘風並崇彫琢日入於弊公崇渾黜浮時稱得人明
年同考會試又明年重書寶訓成進右春坊右諭德
十七年秋命主考武舉會試是冬安南國人以篡臣
逆命絕譯貢乞師征討　上下廷議僉言簡近臣具
文武才略者令宣諭　聖朝威德因得擅制置不煩
兵制可乃擢公翰林學士以往公喜盤錯自別乃躍
然應詔曰丈夫志在萬里安南如履堂奧耳詎株守
一職爲章句儒耶未行有言小夷非兵不服者遂止
十九年秋命復主南畿試南士益知所宗不迷厥趨明
年拜南京吏部右侍郎又明年召改吏部右侍郎公

趨事斤斤自信敢斷決銳然以辨正邪明升黜爲大務及大計吏治貴人嫉忤已者欲擠之持不可竟不能奪惡人趨競有京朝官鮮服行持所業文求正門下且甘詞申欵公正色戒之曰國家造士以明經致用乃至矩唐汚人之詩耶共人愧沮性峻方不與世苟合于持正自立爲世擯斥者雖疎遠必欲延致之屢薦於太宰不以爲嫌常薦一二諭官太宰擬常調公曰凡居官者悉以資深超用而諭者以淺資拘常調是佞者常伸而忠常屈也何以勸後太宰悅從之時直隸諸差好持權責吏苛切歲劾罷不下十餘疏

少能以一眚全者公言於太宰曰九州設官均爲一體而畿輔多中差時時考察非所以惜人才安民生也議上　天子可之著爲令二年改吏部左侍郎兼學士掌院事二十六年春命主會試公見士習舉業類擬應試活套以徼一捷不知經史爲何物于身心了無所得特率諸房考精別嚴汰必詞合經旨及援引有根據者錄之故所取多學行士萎習爲之少變未幾奉　詔教庶吉士每諭以立身大節其爲學期稽古識世務不落塵苲有一二浮靡不自振濯對衆指摘不少恕故諸吉士多知省改明年拜南京吏部

尚書往來及暮　上以元輔介溪嚴公慶請增置輔臣　詔廷推五六人乃改公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同南渠李公入閣預機務夏四月至闕　上又命公與南渠公及大宗伯少湖徐公咸直禁中未幾賜飛魚服白金文綺尚方諸珍物亡算公遭際　聖明日夜亹亹思納善道以與太平晉不營私不奸法不可權貴有徇俗以贄通及以倖徑干者嚴詞峻拒不假色遜自是諸司弗飭者惴惴焉縮其縱承平日久中外戰士離落車馬刓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公囊已虛公對當事者憤而言曰今兵老民楙禍且

夕及肺腑諸公不歷算周思以爲宿謀而釀成痼根
其可久乎及見士風瀾倒如水决防而天下乾耗經
費無紀輒愀然嘆曰噫哉士習靡則元氣漓矣民財
竭則精血罄矣其將何所底止乎至二十九年春
命復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弊葢納牖無由
而所以儆庶位者深矣卒之虜犯京師而一鏃莫施
始服公非過慮云公自夏在直嬰暑毒忽疾大作上
疏請告　上遣中使偕御醫往視賜內膳醪米　溫
諭降問少間公曰時方多事吾安得以疾自養乃強
出供直八月以　大慶恩加太子太保辭不允然自

是疲於承事疾加劇不可完攝矣乃再疏　請告及
虜人犯畿甸公伏枕惋泣力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
遏虜衝會憊弗支不及上十月九日嚴公偕李公過
問公疾不可爲神志猶喁喁語不及一私十四日竟
卒長安西第先是公疾未作夜忽夢乘鶴遊戲飄飄
若出九閽覺而占之曰斯吾始娠之祥也殆將反化
以歸乎已兆之矣訃聞　上震悼令有司治祭葬贈
少保謚文毅公磊落有大志欲以功業行宦光明於
時雖博極羣書以文學爲下科雅不嗜尚間著於文
者詩多切隱發覽之令人省發警奉　部修續會典

公病前書沿革徒存本末失次往往取吏胥故牒拚條例蕪積不提綱要甚或賦役之征用無紀內府之職制弗明與夫省藩外地軍士牧屯鹽政苑馬今昔殊紀漫不可核與禮夜分商確欲以事始爲綱後之畢發爲目昭　聖制於上附臣下建明載其節略以備一代明良之迹而又詳稽往制備載議原旣汰復沿義將何取中更復定始自何時其他如稽員數辨歲供考虛實之類殺然以身肩之竟多尼格不果會三邊多警欲改一官自效又不果日取西北事宜諦究往失而精來鑒思注措之未嘗頃刻忘邊計也立

朝持正論侃侃無頗忌意有未當詞氣激切衆莫能屈然胷中無畛域不善爲逆意又不宿怨有犯而不校之風平生引薦善類如嗜飮然拯厄雪誣辟忤時忌有所不避晚年列樞筦中外想望其風釆而所爲多與願違至年僅六十有三不及究蘊蓄以沒惜哉平生奉制及應酬諸作信口肆筆未嘗不出乎正所務遠俗歸古典則其子儀制君元孝博雅不替克世家學收輯存稿若干卷梓行於世亦可以鏡其槩云

論曰公之不起也豈非天乎禮初入銓部爲公屬吏見公議論天下大計如江河之不窮而勁節直氣不

少攬阻覦聘事有戾於成憲者慨然喟嘆至欲裁定
會典權衡百度使狐鼠不得緣以爲奸充斯志也豈
在富賢豪閒耶遭際
聖明柄用日侍宥密使久于
其位必有以振肅百僚而善類日進泰運可回矣乃
一疾弗起豈剛直難近天固仇之耶卜世道升降之
朕者可以惕然懼矣
治博聞強識性亢爽有氣節言論侃侃臨事不阿是
時
上崇尚焚修輔臣悉供玄撰治殊不自得遂邑
邑疾及卒
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謚隆慶改元乃更
謚文毅云

太傅呂文安公本傳　汪道昆

世祖總攬萬幾倚辦二三執政執政至東甌愈重至上僥愈尊彼挾先資以億命中幸而遇合其獲丘陵次藉先容庶幾巷遇次則循資旅進有若貫魚儼然得之雖距高跱由前則難為後由後則難為前其相依也若輔車其相端也若寒暑夫何以故患失則然乃若失得不入於心始終不渝其度則呂文安公一人而已矣公故呂姓出營丘唐御史大夫延之禮部侍郎渭右僕射諲殿中侍御史恭晉中書令琦宋太師端博士荀中丞誨太守由誠評事億皆其本支由

青齊徙越新昌則自億始歷六世鎌為别祖始遷餘姚之新河歷三世而生公瓊公珍公珍生懋為公瓊後公王父也懋生政以行義祀瞽宗是為公父及公以一品再考公瓊公珍懋政俱贈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王母蔡氏潘氏王母胡氏俱贈一品夫人封母楊為太夫人由青齊歷五百年而與乃得名世弘治甲子六月朔太夫人娠居夢日卓午爍庭中赤光光四表既寤公乃生其後命曰端日樸則貴徵也太公故善謝文正則以貞劍見公文正奇之斯其殷帶之首服也稍長執博士業文正

益多公文夫夫國工巽日者當出吾上館之家塾屬
其子學士丕程督之學士入朝載之俱北紹介而見
之費文憲亦以公軿器之戊子與計偕壬辰舉進士
其年選庶吉士後試得公　太上問庶吉士若而人
誰可屬大事今文康密以公對業已志之心甲午第
相材授國史檢討丁酉校　列聖御製文集充經筵
展書官既上程書出就南國子司業歲久則以右中
允攝南京翰林院轉左中允攝左春坊丙午主試京
師揭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爲首義錄呈御　青簡在
帝心戊申遷陞兩京國子監祭酒己酉上命增置夾

輔枚卜者六臣末疏公名留十日不下陰屬耳目跡六臣者何如人既下則惟南太宰及大司成公以少詹事入閣辦事續修　大明會典充總裁尋　召入直廬庚戌陞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癸丑　上修輔臣功大學士本陞禮部尚書命禁中乘船乘馬甲寅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丙辰奉　旨攝吏部事考察部寺督撫諸大臣臺省諸郎尋加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丁巳歷一品考進階光祿大夫勳柱國兼太子太傅庚申歷六年考兼支大學士俸加少傅　上明如日月威如雷霆百官受成莫不凜凜分

宜髦矣胄子無良華亭肩隨深中重發公以赤心上結　明主斷斷無他猶之湍廟鑾刀和而後斷庚戌秋八月虜薄郊關　上御永壽宮召入直諸臣問方略臣本奏曰諸臣民仰望天顏久矣請亟出視朝安中外心旣則以郊保僵口　瘡痍就死請亟下令掩骼埋胔發賑蠲租京營故多廢軍請亟更張以善後疏再入悉然納之咸寧侯鸞螯都御史商大節乃坐推避律比失機臣本上言此比附律也卽罪在推避宜與臨敵殊科不聽旣又言鸞調邊兵入衛以其習戰足當虜鋒今奏自部營兵以距前茅分發邊兵于邊

外以斷後殿臣所未喻其意云何且督餉都御史隨地餉軍不爲不預驚復要戶部載糒從征甚則秣馬許掠田禾脅之脅者也邊臣請互市廷臣持之　太上問輔臣云何臣本極言不可往虜猝入不及爲謀第一市以緩之圖將集兵力大創之耳乃令兵力方集籍令虜入正宜張天討以振國威犬羊無厭何示之弱也　上曰善悉罷市議毋開端釁敗誅奉　旨再議戎政癸丑徐邳大溢饑民輕爲邪　上用公言命漕河二都御史併力疏濬發徐淮倉糧四萬石兩淮餘鹽銀五萬兩遣刑部侍郎吳鵬出賑之既而河

復於請遣祭川岳之神水乃就道省臣建議請築外城則以時詘舉贏第自南關首事即以一面經費三面可以類推　上數問輔臣不四面非王制也於時諸執政及當事諸臣胥命工所公言城南民物蕃廡或生戎心城之便今既裁南面衡萬雉有奇自東西北折而屬都城傳諸堞計二十六里而近工可計日而成餘三面工胥後命天壽山水爲患衝齧諸陵神路石橋有差　上遣公視之特旨問狀對曰二水交衝故多潰決河勢環抱法中堪輿形勝不當更工費不當惜第濬河深廣下加建瓴可無患矣　詔遷民

閒子弟尚長公主待命者三人時中宮久虛命輔臣代選公首舉李和以進從之丙辰　上命公主會試丁巳　殿門災先毀大朝門請減材圍徑差小即舊石毀第追琢新之其年大同歲豐一緡幾得一石請發度支銀十五萬預糴以佐軍興較之年終可省三倍職方郎唐順之言邊事　上問邊兵入衛起自何時臣本對曰　祖宗四征不庭皆發京庫以往正德中江彬擁邊方邑南狩蚤見者以為不然自是邊兵果驕遂有大同之譟鸞受兵柄歲徵邊兵入衛京陵屬薊兵入關督臣始奏留二軍防守因循未徹遂以

爲常　清問及之計深遠矣光祿寺歲多冐破命舉較著者以聞臣本上言光祿故額二十四萬歲羸其半或以佐司空乃今宮掖撙節有常歲費至三十六萬要之出入無藝其弊四端一傳取之弊一關支之弊一門禁之弊一磁器之弊請復舊制月遣一御史科察而籍奏之尚方所需必授符必登籍以待歲會且法行自近臣等備員近臣常祿有供大官有餼復以在直日餐三飯請罷之　上悉用其言日損再飯先是己酉　莊敬太子立無何薨　上諱言儲言者見坐辛亥禮臣疏請公奉　旨陳言自古帝王莫不

蚤建太子將以正國本繫人心　祖宗以來太子諸王年十五以上則冠婚出閤第本支異禮必先正名且天授元良不可以往事槩論不納王子春　裕王始冠命大學士本贊冠明年請　二王就宮中婚上問故對曰名分未正不宜並出而婚耦則上疑軋則下貳且先朝同在宮禁有　太后有　中宮有東宮令　陛下骨肉親惟　二王耳悉出居外獨奈何自輕卒不納明年復請寢如初庚申故左中允郭希顏上書謬以建帝立儲爲發語　上大怒傳上刑臣本上言小臣妄言建帝罪當死但　二王同居分邸

寓內莫測淵衷其在天倫則　聖心審定久矣徒以
乙酉爲鑾篤愛元良誠如所言一留京一之國人心
自定寧詎以人廢言　上心然之即諭輔臣畢王當
遵　祖制令之國卒之明　穆考開太平公誠社稷
臣也辛酉五月太夫人以天年終　上下郵典並從
優遣行人護送馳驛扶櫬歸葬公具疏謝以哀毀聞
涤河入舟　上下手札問疾賜冢子元告扶侍加意
惓惓公自通籍以及居喪凡三十稔都文學侍從者
十有七都相位者十有三奉命一同考會試一主鄉
試四讀卷四分獻南郊再獻北郊六祭帝社稷七遣

祭先師雅言避名避利避權三者唯恐其不去已端行卻步後其身而身先李文康故急公不欲出公司業次當出者僉東宮且立踝䟦宮僚詭云汝立逝將將毋而南南所願也文康問公狀公佯諾之司業業已當南面師懼不任耳於本何擇居七年不調由由自如　上下相始得公下內閣議授秩分宜客遣家監以告惕之十緡家監慊之𠲿少詹事秩覦大司成等庚戌舉進士賜宴南宮禮官則以輔臣貴重而品在三以位次請分宜擬居三品之上弗從旣則擬以品爲差　上徑命之居二品末得上坐華亭入相後

公者四年公引身下之遂躐公上其後　上孳孳求
舊擁格亦循分宜司隸擁公孤諸柄且在肺腑公獨
多息竟謝之及司隸暴亡周親內御公無所預槩諸
唐虞之揖讓不然乎哉先是島夷弄兵諸郡縣盡城
守縣故城江北公紹介所部請夾江而城有如通州
淮安臨清犄角相守均之赤子寧詎置之度外邪佻
者以爲譁不用命公謝曰吾未奉　君命而興大役
譁固當屬江南諸有位者上書下司空議旣得請則
胡督府董成迄告成功民不知役於是人人頌公功
德祠事龍山公旣家食察民間大不便者言之有司

請厯畝請均糧旣則徵徭銀能優免由是租庸有調
民力以紓直指使以其狀上之報爲令　穆考即位
公請呂姓反本以志不忘厲冢子譜大宗躬修新昌
萬十二公庚五公二墓凡諸祖墓各置祭田葺別祖
祠改樹王父墓門人遮以省方至爲公築館西郊乃
延東越二大方家聚徒講學公金口木舌壹禀於躬
行季年構齋居則以期齋自命爺亦以先民自期耳
寧詎以百年期哉　今上嗣曆十有一年公登大耋
命監大夫部使者以禮存問里中歲給夫月給米皆
異數丙戌公喪一品夫人貞寓書不佞道昆爲之立

傳既得卿典遺行人造墳丁亥諸子姓以判度稱觴公乃大歡家慶無兩六之日忽不豫際共聞室中樂聲公正考終春秋八十有四　今上聞訃為之徹朝賜祭九壇遣行人開壙合葬贈太傅謚文恪蔭一孫中書舍人　國恩厚矣公息子六任中書舍人者四長元進祠部郎次允又次兌進膳部郎叔子兖任成均歷二千石五子覺入太學六子魁授光祿署丞中女字謝用模文正孫也年十五與計偕中道殤女以烈殉家孫亂昌天下士也故嘗北面不佞今守天官尚書郎凡諸子姓婚姻具在碑志祠部嘗室復以公

傳屬道昆作者則少師少傅少宰三公述之詳矣道昆不佞惡能贊一辭往爲郎三家鼎立公獨恢然相度休休有容並以文事受知惟公相視莫逆卒之遜及難老三臺作朋要以分宜凶終華亭滋大惟公聲實純粹即有口者無後言借曰讓名名歸之矣利權亡論也有莘以阿衡相罔以寵利居成功往公由密勿而攝端揆則阿衡事有莘不得專美矣

大學士徐公階傳

王世貞

徐階字子升松江之華亭人世世受耕不仕至父黼而補邑椽史治牘無害授宣平縣丞徙寧都有廉能聲階生甫周歲而女奴墮之眢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甦五歲從父移任道墮括蒼嶺百餘丈衣絓於樹得不死二十舉應天試學士董玘識階文於黜而異之寘高等明年對策遂爲第三人及第階爲人短小白晳秀眉目善容止既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異之指以語其寮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尋授翰林院編修予歸娶且北上道遇言

禮得戍逐者邑邑不樂又念其父且老亟返棹至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官階性穎敏讀書爲古文辭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故新建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歐陽德同年而善之遂爲王氏學諸豪賢長者交口稱舉階故盡得搢紳間聲充經筵展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成典時 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於籩豆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掇張孚敬緒 上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顧懾嘗亡異同者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階盛氣詰之階徐理

前說且曰　高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乎敬遜曰　高帝少時作何可據偕曰　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　高帝少作乎敬賴盡亦曰爾謂塑像應古禮不偕曰塑像非古然既巳肖而仰事之何忍毀也乎敬曰程氏不云乎一豪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偕曰有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乎敬語塞怒曰若叛我偕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偕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於是　上亦緣乎敬意

爲或闇以難階而斥之外爲延平府推官階旣以尊
孔子首抗　天子排上相中外稱之而尚意其自禁
近出爲小官即不內鄙薄有故事可以優游養重階
獨不然曰官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我
不淺乃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清夙繫囚三百
更輸銀法毋落猾胥手毀淫祠刱鄉社學焚其所受
鄧析書而韻宋儒之格言以授之使誦習又晝獎捕
獲尤溪之劇盜百二十人盡掃其窟穴三載遷黄州
府同知當發鄉父老吏民祖餞傾道勒夫思之文於
石道擢浙江按察僉事提調學校階益勤於職歲周

行郡邑必徧大要以正文體端士習爲先旣唱諸生第人人爲語所以甲乙故即見斥者得自鳴而折之不得已而施擯楚示慘然色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乃視學政所欅舍一如視浙江時而加詳寄以新建伯故有大功江西爲祠祀之而大推明其學前後兩省所造成進士爲名臣者不可指數吏部擬薦尚寶卿國子司業太常寺少卿皆不果最後以　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以四品服奉居職毋何丁母喪歸服除即家擢國子祭酒其爲祭酒雖藉諸生淑慝以辭示懲勸

而大指出於寬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時年僅四十三榜戒語於堂自警故事吏部大僚籍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冷階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亹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見其人顧見者亦自喜得少宰心願爲之用階益有縉紳間聲尚書熊浹雅重階託以肺附而階亦爲之竭力相與勵廉節獎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然歸賢會浹以直諫忤旨去而唐龍周用相繼代其重階則猶浹而又老多病階數署部事所推轂宋景

張岳王道歐陽德范鏓皆天下長者而最後周用卒當推代者刑部尚書聞淵名爲老成人非　上所急也階首推淵淵入吏部顧自處前輩且嘗歷諸曹郎事取立斷其重階不能如前二三公階意不樂求出避之得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明年掌院事兼會典副總裁階之授書庶吉士尤詳款有恩義而其修會典亦能發凡定例時時出精裁又明年與推內閣不果進禮部尚書仍兼學士禮部之爲政者嚴嵩費宷皆好以法市利與吏胥共之而孫承恩則耄倦不能別可否至階而加振刷部事頗肅時　上察階

勤又所委應制文獨多稱　旨召入直無逸殿賡與
大學士張治李本俱撰齋詞　賜飛魚服及尚方珍
饌上尊無虛日吏部闕尚書廷推階爲首　上不悅
曰階方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　皇太子不
報復連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蓋當
繼莊敬太子而立者裕王是爲　穆宗而景王與同
齒又母妃盧得侍　上中外未測　上意所嚮階恐
有鈞奇者故請之亟最後當冠因而及婚禮若開講
階復請先裕而後景　上意稍不懌明年以萬壽推
恩加太子太保虜闌入塞遂薄都城階手疏請釋邊

將之在司敗獄者若戴綸歐陽安等詣行營自効報可已又請　上還大內亟召羣臣計兵事　上雖褒階忠愛而尚難還內召見羣臣時內閣推階督視九門階亦慷慨請行　上倚以自安故特用其副侍郎王邦瑞而申諭意焉會有中涓陷虜歸者以虜求貢書叩云不許我則進兵　上以示階及嚴嵩等且召對便殿　上謂且柰何嵩借爲緩語曰餓賊耳不足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餓賊　上曰然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　上復問階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

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要
有重於珠玉皮幣者　陛下能許之否　上悚然曰
卿筴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許綏之　上曰何謂
綏階曰請遣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中國書而無番
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邊我得以
益修備而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擊其墮歸可十
全　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　上幸一出視朝　上
不荅階與李本從傍史之　上曰可爾得無驟乎階
曰虜鴟張甚中外方洶洶恃　陛下而重得一蹕聲
若大旱之得雷霆胡駭也　上始首肯陛出而會廷

臣議皆言求貢非虜本情不宜示中國弱階因兼酌
所以面請者疏上而　上果視朝申飭中外責數言
事者甚厲非所望也虜尋以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
階因薦故按察副使聶豹都御史何棟才即召用之
又陳善後數策皆報可階所陳不能無刺譏用事者
而當召對時又頗柱嵩口嵩故與夏言顯讐寘之死
而言嘗薦階以是恨且忌之方思所以中階者而
孝烈祔　大廟之議起初　孝烈皇后崩　上欲祔
之廟而念壓於先　孝潔皇后又　睿考人　太廟
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　仁宗而

睿考遂下階定議欲以 孝烈先祔階合諸大臣議
朝堂大約以 女后爲先入廟者請祀之 奉先殿
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忠以爲
然疏上 上大怒謂階與思忠專之足矣何諸臣爲
令再議階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爲 太廟九室皆
滿若以 今上論 仁宗固在所當祧第此乃他日
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等愈有
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遞益之
於 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 孝烈皇后則
仁宗不必祧而 孝烈可速祔 上難於增 二廟

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祧　仁宗祔　孝
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皇恐謝罪　不獲終守前說
而前是　上信眞人陶仲文言於邯鄲建呂仙祠使
階往落成爲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辭乃以
議祔　廟解旣　上改議祔廟俾緩期階遂不復請
以至虜入寇　上意亦益懈乃使尚書顧可學行而
內銜階亡所發乃發之思忠於元旦摘其賀表誤廷
杖之百而坻之冀以怵止階縱嵩遂謂階可孽也所
以中傷階者百方一日獨召對　上與屈指論羣臣
輒優至階而嵩徐曰階所乏不在才過才勝耳是多

二心益以其嘗請立太子也階危甚不知所爲唯益精心齋詞以冀　上憐而寛之而左右亦多爲道地者　上怒漸解時咸寧侯仇鸞方言邊事有殊寵與階共直舍東西屋杯酒小暱鸞益惡忌階鸞時利屬國虜柔顔弱欲掩以爲功謂其質導虜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二部議階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藩籬且侯鸞所云導俺答者即得之俺答所夫焉知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將毋爲虜外圄何念事趙時春以山東募卒入衛頗精侯鸞惡而欲併之每言時春暴且怨望

流言漸狎閒階挾緹騎帥炳出犒師所以慰諭有加歸以語中貴人麥福俾婉曲白之　上乃弗果偕鸞自是不悅階然方與嵩角弗暇也而會有獲閒功上復下階及兵部議鸞嵩俱獲峻加且延世而僅錄階一子入監　上手注加少保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始厭鸞自詭以必大破虜得　上要契眷寵亡兩而其後言益不售稍益縱肆要請無已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虜警沓至尚嘍嘈不肯吐大將印階密言其不可恃乞亟更置將　上然而咨曰吾非不知

之欲甚彼所所為耳迺因兵部疏馳使奪其印鸞為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僇於市家盡籍嵩之始見仇鸞敗謂階同直舍將以是媒之而曾詗知自階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於階二紀而智何少也自是謀稍息矣　上既誅鸞益規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俟鸞嘗爲之故階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不可減也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襘　上始格於嵩不盡聽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進勳爲柱國

再進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滿六載兼食大學士俸再錄子爲中書舍人加少傅九載賜兼金文幣寶鈔肥羜上尊改兼吏部尚書宴禮部璽書褒諭有加　上雖以重階而猶隱之階嘗分郡國所進五色芝授嵩本以方使鍊爲藥而進御曰卿階政本所關不相溷也階皇恐言人臣之義孰有過於係　天子萬年者且非政本而何　上乃亦授之芝使鍊藥而階益精專於　上所嚮往不復持矣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而中有　二王皆知其姦語　上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　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姦楊

麼僚何繇知　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illegible]
陸炳加根究階戒炳卬不愼一及　皇子如　宗社
何又爲危語動嵩嵩曰　上儻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
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獨柰何顯結宮邸
怨也嵩愯然懼乃殘然以階嘗議薄御史鄢宗茂罰
益疑公矣鄢宗茂故論嵩者也而是時倭事起　上
以所蹂躪多階鄉而階又曉暢軍事以故數數詢問
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去誰
任其費尚書惑之階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階
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比以共賊久矣今撫

按奏報或云來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眞有以驗之而部臣於千里外乃能隃度賊之必去又隃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腹心地於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無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發則必發精者以取勝而柰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倭賊臣又所不能解也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疎野擊倭勝之前遇伏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冀因而搖階

而階復上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令者將校一不利輒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令復𫏐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令爲兵者一而民者百柰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令勤則伏㑭必不法守令果則探㣲必不誤守令警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江南督臣張經素貴而汰然老將能持重守便宜不輕與賊鬭而惡之者謂經家在閩故近賊不欲擊以市恩而階信之數亂於上其後經破賊卒不免於死前後督臣楊宜周珫斥撫

臣彭黯居大山李天寵逮階有力焉而獨保持曹邦
輔人頗以爲當階又念虜移庭牧宣大與虜雜居士
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直至少金三兩而所給月糧
僅七錢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錢可
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錢可出居庸抵宣府八
費錢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少金一兩而
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　上
大悅令密傳諭行之時大同右衛危督臣楊順與御
史路楷比而殺故言官沈鍊至是復納賄嚴嵩以求
脫給事中吳時來劾而勝之遂與主事董傳策張翀

劾嵩不勝下獄幾殊及階階既已免每出直輒稱病謝客不見而益共謹於應制筆札　上久而察知階忠廉有所諮問故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階尋加兼太子太師會　上所居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隘甚以問嚴嵩嵩乃請　上徙南城　上不懌更問階階曰　上今居玉熙猶露宿耳臣子何忍安枕請筴之今者楚蜀甫息肩不可復困令伐材即伐材亦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營　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月而就　上悅如階議而命階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

同閱視時　上復自玉熙徙居玄都殿聞　京師內
外多盜意恐恐欲以大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禁
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玄都而營兵列宮城外爲備
胥以相屏蔽報可新宮成　上即日徙居之命曰
萬壽宮而褒階忠謀進少師兼支尚書俸予一子中
書舍人子璠亦超爲太常寺少卿而嵩日屈議者頗
善嵩對而微謂階之吏旨然以天下之恨嵩迫欲去
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時階論邊將則薦故邊帥楊
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之材勇　上即爲擢用論有
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徇賄囑　上即爲罷歐陽尚

書而攷郭朴代之論選庶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露嚴詞察以防挾遞　上即爲罷選於是中外喁喁覘

上意所右左謂治有機矣而階滿十二年考賚金綺紗緡羊酒如九載予誥命賜宴禮部階固辭乃以白金四十兩綵幣四表裏充馬亡何而鄒御史應龍論嵩父子罪　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命吏部擢御史五品京職　上雖以御史言去嵩然念其供奉久憐之而左右入其間者從容言非嚴嵩誰爲　上奉玄　上忽忽不樂手諭階及次輔袁煒欲退奉事玄如法傳嗣治安天下令擬　詔行階等謝

不敢而吏禮二部奏遷鄉應龍通政參議得旨矣忽
復奏　諭責階等不擬詔而謂二部臣皆奉贊者何
一旦官此邪物階復言退而傳嗣非獨臣等不敢聞
命天下皆不敢以爲然邪物之轉二部奉旨而後行
之臣不敢傳亦不敢泄不報時應龍內危甚謀於階
階曰弟之任有某在毋慮也已而　上不欲階久直
曰無以杜兒輩姦階謂陸博走馬使酒狹邪爲姦長
安中者不在外邪杜也甘言比周相合而爲姦於朝
堂則在內猶在外也　上悟輟分宜直廬以賜階中
外人情大安於是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

璧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於是公卿大夫咸侃侃冀行意矣會袁烨數出直階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　上不可階謂事同衆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己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時給事御史以抨擊鈎黨貴臣過當　上覺而惡之再下階欲有所行遣階委曲調劑得輕論會問階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為我撄之深情隱慝人為我發之未用者不濫進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帝

明王有言必察事大而言實者行之其不實者小則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　上稱善良久自是於白簡所封進卽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以疆益發舒矣時戶部歲請御史糴粟宣大階謂巡按權重於糴粟御史而熟宣大事且可以時低昂其直遂歸之巡按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鍰階謂贖鍰例以濟邊市穀者今一切充僱籠宜嚴禁兵興日餉日益增民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逋額不分歲而徵將何所措手足宜以緩急爲限皆用　詔旨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錮　祖陵貲當籍故事籍貲者悉入內帑

階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格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一補宗藩之祿不給者廣大寇張璉平上以運籌筴歸功階階力辭僅領下賞念以曩者夏言執政內閣臣始預邊功賞以至嚴嵩重則加公孤錄子孫輕亦兼金重幣敗不與其罰欲自解則先附玄威以中　上意而將士效百死取功名於鋒鏑者肆爲稽故以要之於奏功疏擬　上云軍功論賞非實在信地戰守者不得與其將士功次立限速勘以聞內閣臣自是不復預邊功賞矣乃至大朝工完階自擬僅從賞金一鎰幣二　上手筆加半當是時將作大

匠徐杲有殊寵旣以久綖尚書銜欲引弘治尚書黄
冠崔志端例加太子太保力諫而止第不知志端僅
以尚書終未嘗加太子太保也虜後綠墻子嶺闌入
直趣通州報至嘗草　勑命大將侯顧寰等爲九營
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巡視九門内緹
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千陬以故中外心
稍定而　上方有祠釐斷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
急不敢奏而謀之嘗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
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嘗請於上亟賞之又
請重江公權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通掠

香河　上令看詳楊博疏皆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撤之古北口虜果趣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參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始

上以尚書博不蚤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皆念能爲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旦失之緩急何恃且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釐禁不敢疏聞而二鎮兵皆其所先撤者　上復問選令尾賊能擊之否皆言非尾賊乃送之出境也　上以是益怒選竟誅之而不罪博至賊退大遷賞勤王將士

忽以階與輔臣袁煒勤勞欲加恩有所崇進而次及
尚書博等階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芟刈
方憂愧之不暇至於臣博方爲臣言欲席藁待罪而
未敢幸 上赦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善後何恩賚可
希始袁煒閧而咎階謂何故辭至是 上嚴諭言博
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賚也煒乃服階自是爲博
畫策往往先 上所嚮事必中便宜乃從容爲上言
亡論練事如博即舍博疇能委心事縣官如博者
上然之自是注倚博不復替矣階請收戰士骨瘞以
大冢具十中牢爲文祭之明年虜復窺黄土嶺及一

片石　上憂以問階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虜也亡何虜果為文智所拒却　上恱超予二官吏士人賚一金階又請城張家灣城成與通相聯絡為重以　萬壽進階為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瑛自中書舍人遷尚寶少卿而袁煒驟貴為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煒故階門生也躁而驕頗欲以氣凌階上階故柔之時握其手曰公命世才也非公誰可與計天下者煒以故益懷肯公卿閒亡所憚而其俱為承天大志總裁諸學士以志稿上煒不以讓階而竄改之殆盡階亦不

問也諸學士意不平以語階階第曰任之而已會煒以久疾失　上憐請急而歸卒於道得中謚曰文榮而還志槁於學士盡去其所寡改亡一存者人頗亦以快煒而微訾階之薄階猶戲謂人吾爲尉則畏守爲守則畏尉如古快吏何得無爲彼笑煒既歸道死階獨當國内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　上數難之大意以階孤忠且才足專任階乃密疏乞休謂曩時閣臣居守者以不時請骸骨　人主亦以不時去留故不得擅此位爲私物而恩威常出於上此例也　上曰而亦狥例耶夫而自爲計美矣非所以爲

君爲國之義也今惟有增置二員同汝輔政足耳
階踧踖言臣雖庸寧不知　天恩之與　聖知若此
而忍負之所以不欲久用首臣者竊爲　主權國政
計俾恩威常在　上而紀綱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
所壞耳於是階緣　上旨復請益二輔而　上復難
之令候數月慎擇乃可階言臣不敢避難　衰轉甚
矣內閣事體繁即閒敏者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
一旦夕之間遽先朝露即有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
須作養於一二年之間而取用於數十年之後今以
爲可即可以爲未可恐未以數月就也　上自是與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
極殿大學士贈少師諡文榮袁公煒墓誌銘

呂本

公諱煒字懋中別號元峰其先出自漢太尉安之孫遇避亂居勾章之南鄉郎令所居三峰也世歛德弗耀入國朝公之高祖考諱伯蕘者始以人才舉爲醫學訓科曾祖考諱完祖考諱瑺讀書積學不第考諱汝舟尤以學行著聞號端居先生皆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曾祖妣宋氏祖妣童氏妣汪氏皆贈一品夫人正

德戊辰之歲端居公與汪夫人同日夢黑龍降於家
時公將誕相慶曰若生兒當非常必亢吾宗已而公
生果岐嶷穎異五歲卽能屬對試之者曰書生筆石
蠏公應聲曰學士跨金龍識者已知爲台輔矣十
歲習舉子業讀書一過目輒成誦十七補縣學生淹
貫經史名譽日殷殷起嘉靖丁酉舉鄉試第二明年
會試第一廷試卷呈　上覽已批第一中言邊將事
過直文華讀卷後易置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是年端
居公卒守制還用禮襄事癸卯起復甲辰同考會試
乙巳充纂修會典官丁未充唐府册封副使盡却所

階謀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入内閣而起故
吏部尚書郭朴於憂俟滿代嚴訥郭朴者階所薦也

饋遺唐王改容禮之已酉九載秩滿遷侍講辛亥公
以疾賜告歸丁繼母張夫人憂乙卯起復八月主順
天鄉試十月上簡詞臣撰文公在列　上見公所爲
文獨稱善遂有襲衣白金之賜十月命代拜文華殿
先聖先師丙辰二月內閣以公資序深題掌南京翰
林院事公上疏願留供文撰　上嘉悅擢爲侍講學
士尋命陪祀帝社稷四月　上特進公禮部右侍郎
兼原官丁巳八月進太子賓客兼學士賜仙鶴一品
服己未三月三載秩滿進階通議大夫誥封二代蔭
姪大輪爲國子生庚申八月轉禮部左侍郎十月賜

飛魚服二三載閒公之洊歷清華皆出自聖衷辛酉二月改吏部左侍郎三月吏書吳公鵬禮書吳公山皆致仕而公署篆當推官與當道論不合執抗再三同事者爲公危之而持論益堅適上於吏部題缺疏中進公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越五日召入直皆殊特之恩前此所未有也五月分獻北郊十一月分獻南郊禮成疏請祈雪　上諭謂公敬順天時達禮成性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同少師介谿嚴公存齋徐公內閣辦事十二月望月食命公率羣臣行救護禮壬戌二月命公主會試六

日入簾　上特遣賜鶴衣御饌于貢院公感非常知遇殫心校閱所得多瓌奇宏博之士又不受贄禮士風肅然三月賜大紅紵絲蟒衣廷試充讀卷拆進士榜八月以萬壽大慶加恩進少保姪大輪授中軍都督府都事五月少師嚴公被論謝政時朝野洶洶上獨察公清忠亮直諭同少師徐公擬票公益秉公竭誠凡事期于至當故海內罔不喁喁望太平之治焉八月遣祭先師孔子十月主武舉宴十二月爲慈民陳便宜三事慈民德之癸亥秋八月賜麒麟服十二月以祈雪入直有誠實愼確不爲過許之褒甲子

二月又遣祭先師孔子纂修永樂大典總裁五月命
省耕亭乘涼八月特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
學士尚書如故建極殿乃　上新制首以授公令中
書賜勑行九月改大輪尚寶司丞十月以三載秩滿
　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鏹授柱國誥封三代公筮任
二十餘年凡三錫命至是而極自僃昇文撰以來恩
眷隆渥御膳金帛之賜無算明良相遇情投魚水可
謂千載一時矣乙丑三月公以積勞成疾疏乞就第
調理　上遣太醫院判診視遣中使賜羊豕米酒蔬
菜諭慰再三惟恐公之不安於家也疾少間即出詣

宮殿行香歸而疾亟乃再疏乞骸骨上亮公誠懇賜
乘傳歸就醫藥令司丞君護行公輿疾出都城以不
能赴闕稽首辭淚下沾臆而去舟至安山驛病革呼
司丞君曰吾沐　聖上殊恩異眷愧不能竭涓埃之
報今已矣爾其致身盡職言訖哽咽而卒是日也風
雷大作舟不可行訃聞　上震悼累日遣官諭祭命
有司營葬事加贈少師謚文榮蔭一子爲中書舍人
身後卹典率用峻等云公賦性剛明風稜嚴整遇事
不當意及見人有過輒面吐折之然底裏洞徹未嘗
有所留匿人亦悉然焉其事親孝伯兄中殞撫其孤

如已出先以蔭及兄長子即今司丞君也公平生不
謀家事於世俗所稱珍玩一無所好及當端揆尤禁
絕請謁聞親族有怙勢害人者痛懲以法而篤於故
舊每分官俸以賙給之若其事主勤慎恭恪鞠躬盡
瘁終始不渝可以無愧矣公才識博洽問學淵奥辨
析疑義河懸氷解援筆千百言立就為詩文富麗莊
重卓然成一家言所著有文若干卷詩若干卷娶曾
氏累封一品夫人有淑行無出立從姪大輗伯兄仲
子大輅為嗣公卒於嘉靖乙丑年四月某日距生正
德戊辰十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八將以其年某月

某日葬於三峰祖營之左嗚呼語云仁者必有後若
公所謂仁者非耶名德祿位固以極矣天乃靳之子
又弗獲耄耋也何哉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少保謚文靖嚴公訥墓志銘

申時行

萬曆甲申秋八月十有二日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常熟嚴公卒於里　上聞輟一日視朝賜諭祭十一飭有司治葬事贈少保謚文靖官一子中書舍人而公配吳夫人先七年卒及是以邮請詔予祭葬並如令公諱訥字敏卿別號養齋其先世居

縣高祖威以仲子珪顯贈奉議大夫刑部員外郎曾祖昌始徙居常熟爲縣人祖衡父恪號心萱翁倜

儲樹德閭里閈自心萱翁以上三世皆用公貴贈光
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曾祖母
朱祖母陸繼顧母呂皆一品夫人公生有奇質數歲
即善駢語通古文奇字少長益覃精問學文辭翩起
嘉靖丁酉舉應天鄉試明年當上春官會典試者以
錄文譴罷弗試辛丑試遂成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
士每校藉輒冠其儕久之授編修丁未同考會試辛
亥秋且滿九載次得主畿試而柄臣有所欲私者公
耻與共事欲去之則以親老乞歸省娛侍色養三歲
乃起就職尋遷侍讀時江南新中倭歲徭倫有司徵

敘益急公惠之具疏以請　詔下大司農多所蠲貸吳人至今稱焉乙卯主南都鄉試丙辰遷學士掌院事　上方御西內祠神祝釐欲簡詞臣給筆札供事乃疏名貯金甌探之得公與興化李文定公公辭卒應制亡不稱　上指眷遇益篤尋進太常寺少卿兼職如故己未主會試庚申進禮部右侍郎轉左尋改吏部壬戌陞禮部尚書知貢舉禮部所主多藩國封繼喪葬之事尚書日奉　詔遂祀惟謹不暇綜覈吏弊察委公獨率其屬釐正之事取故典不輕爲難易賄賽塞而百廢具舉亡何吏部尚書闕　上手詔用

公公自以荷　上眷知位冢宰操群吏黜陟宜矢心
僇力以報而又念嚮者柄臣墨吏相貿市爲奸濁亂
海內非若身爲天下率吏治不淸乃下教諸以公事
謁及攻吾闕者之待牖所毋私第吾不受私謁又飭
其家張具若召客者賓亡所召而盡呼蒼頭飲食勞
苦之曰若輩幸守吾操束內跡毋外擇謹厚吏守邸
舍而戒之曰若幸視吾倘鑰外跡毋內有郡守使人
上謁公以屬吏而鐫守三秩曰吾不愛一守以明吾
志門庭闃然然延接賓客咨訪人才孜孜無倦一時
卓行異能之士毋問鄉舉歲薦皆驟得優擢曰　祖

宗朝兼用三途柰何以資格限天下與時名公卿屏居田間　上所嘗譴怒而不欲收者乘間爲請次第推轂起家幾盡於時耆賢布列吏治烝烝不間天下翕然以公爲知人能任職也而公悃悃不自居上則推首揆徐文貞公而下歸功司禮恒言今銓部特大有司耳吾在事幸而當徐公公幸不撓我且覆露我吾是以無獲譴而克遂事且吾所任郎郎某者寔賢郎十言十當舉無失人吾是以無溺其職吾則何能之有郎某者今南司空平湖陸公也于是天下又以公眞鉅人長者勞而不自德惟　上亦益重公　召直

西苑尋加太子太保時文貞公獨相久數請增閣臣員自助　上手書公及李文定公名謂材足貳汝遂降特勑並武英殿大學士而　命公仍綰部事候代者至而解蓋殊遇也然公自直西苑晨出理部事夜則應制撰述目睫不得交又直廬卑隘濕中脾遂病而又念封公太夫人老矣仰一日不逮湯藥柰何遂稱病篤請告　上未許文貞公爲言狀乃得　允賜馳驛歸歸洪戌謝治民已亡何　世皇晏駕公望闕朝夕臨極哀　莊皇帝登極叙公總裁　大誌勞給誥封三世如公秩公以輔臣謝事歸于舍而封公太

夫人皆壽康封皆極品晨夕侍膝下吳父老詫歎以爲古今所罕覯也公爲人慈和謙慎唆唆常有以自下者旣貴春秋高恒與少賤者均禮與人言色柔氣溫雅恐傷之始爲學士至入內閣凡七轉皆 上手注官五品卽 賜鶴袍其後飛魚繡蟒金綺之賚無算寵任無與比而公益畏益恭受 賜拜 命於家如在 上前傴僂承之恐不得當也平居食淡衣疏屛絕珍玩之御曰令後世師吾儉至姻族閭里患難貧乏施予無吝色嘗構於第之東落成宴客酒半公憑閑四顧忽愀然不懌客問故公曰吾初不知是棟

直東隣此形家所忌亟更之其篤厚如此公于學無所不窺然不爲章句蚤慕王文成公之學讀其文輒起一稽穎辛丑所射策盛推文成忤主司奪他文入貲得不棄而公晚年見世之學者信眉高譚動言致良知則又厭之乃曰文成故於學問思辨孜孜不少置乃今寡學勦閧猥以三言自命何異耳食而以爲飽乎退居垂二十年箋問不至都下客有爲公書賜環者好語謝却之吳中頻歲淫潦有司坐視弗恤公乃爲書數千言抵當事者𠎝謂所知吾爲桑梓生靈請命耳非得已也

太師李文定公春芳傳

王錫爵

公諱春芳字子實始祖海一世居句曲之朱墟村數傳至旺二旺二生富一富一生樂易於公爲曾大父始渡江至安宜已又從安宜徙興化生旭旭生承懷公鏜鏜卽公父也自樂易而下俱隱德弗耀以公貴累贈誥偕一品世敦謙樂誼喜施纖嗇積聚恥隨俗俯仰至承懷公乃業儒美丰儀居閒寡言笑於物無忤人謂李氏世德必有興者乃以正德庚午季冬之望舉公生而神頴不類羣兒常有神叟龐眉鶴髮掖之行他人弗見也一日當午忽指天語公雲中鼓

吹導引公仰視遂失叟所在人益以為神辛卯與計
偕上春官歸詣海陵王艮東城林春講性學已復師
事湛公若水歐陽公德無何湛歸歐陽門客日益衆
談議鋒出質言盈庭公徐以片語剽剝各適其意歐
陽大奇之自以不如也尋教授江淮屬大侵宗人幾
不自存公乃出所得修脯佐給之不足則解佩乃得
稍稍免艱食客言君在垂罄而好急人之困設有不
繼柰何公終不顧其懇惻如此丁未舉進士太常奏
對第一　上親引見勞問先是邑賓與今舉酒屬公
雲爛然五色人以此吉徵當公至是中外鼓動咸稱

人瑞然公顧獨循循如無有遺書戒人毋敢驕貴毋怙寵凌物以法約整齊宗人宗人壹稟於節抑公既以射策掄魁柄用不次感遇恩厚矢心報國凡再入春闈及奉　簡命主試所得士斌斌前後莫敢望會有　詔命公授書中貴人故事多文具公以此輩日侍上左右而惰游解嫚漸以成習即一旦莞事奈何乃爲瑣科條教督之於是皆留聽承學掖庭永巷一時煥然　上方綜核名實陰以他事部勒館中後進諸賢意已有所屬乃特　旨召公入內直超遷學士太常少卿　賜一品緋衣益異數也自後恩寵日盛

歷吏禮工二部左右侍郎三遷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　天演日衍廩祿不繼公以便宜處議爲書上之有　詔允行賜名宗藩條例自是流靡稍節元元乃蘇未幾　勑叅閣務武英殿大學士加官如故公既與徐文貞公承分宜之後同心輔政力振頹靡海内翕然回嚮已後同文貞受顧命事　穆皇帝於亮闇誅左道録言官錮負逋中外欣欣以爲太平復見會文貞公有事山陵公以少保入直有　旨重建翔鳳樓公遂極言土木之費終　先皇之世海内騷然今朝政方新宜與百姓更始而驟尋大典天下謂何

上改容謝之終不復言營作之事矣　上方銳意
中興又知公習故諸建白疾於轉圜隨奏隨可如能
太倉羨金罷織造歲幣牙籌珍異一切無留行而臺
省復以上書應　詔語稍侵中貴人環間泣愬　上
前　上大怒幾出不測公力爲言此輩朴忠無他腸
願　陛下寬其誅以開言路收人心　上乃解於是
薊遼諸帥臣言沿邊鎮垣當廣衛宜成臺以便防守
好事者數持異議以陰壞其謀公正色直言臺成之
利虜不得跡蹦長驅獨柰何惜小費不計大利乃得
請至今備禦賴之故事邊兵土著勢相一不分後稍

用南人於是有南北軍桀黠不相下猜疑猷忌幾成大變公慮變生肘腋乃以屬主將陰折其睢眦齮齕事乃定其秋虜騎突入宣大門不及謀公曰羸糧躍馬所以從時令事在緩急奚暇復請乃悉出前後所賜委諸將若第破敵上功當賞　陛下不薄汝也乃皆感激泣下無不一當百追奔逐北斬獲無算虜既不得逞相率北徙遠斥堠諸將欲因深入擣其窟穴公以爲開邊啟釁不便而把漢那吉獨以勢窮單騎來奔把漢那吉者虜酋俺達愛孫也俺達索之急不得要領願歸亡納欵貢市稱臣　朝廷下其議公卿

大臣廷辯不決或言從之便或言勿從公徐曰從之是也人但知漢唐和戎之失而不知今日和戎之利且漢唐與虜婚令納欵稱臣體統正而名號尊矣漢唐制和在夷狄今制和在中國因其請而聽之彼喜於得請德我必深為盟益堅虜以貢為名我以貨為市計數十年之市孰與一旦用兵之費況虜在得請不得不已殄無益之營質啟無窮之釁端則從虜為懷柔拒虜為失計矣或言夷情叵測安知不以此嘗我為一敗盟將何所責公曰以守為戰其機在我權有所制又安所用其嘗又安所慮其敗乎於是 上

從其議虜因受我符冊拜我王號歸我遣俘廟獻而市戮之一時傳誦稱快邊陲按堵幾二十年公居常醇謹言若不出至國是所在毅然不可奪　上尤以此重公從知　經筵修　實錄　大明會典　永樂大典以六載考累晉少師兼太子太師中極殿正一品俸廕中書舍人者再尚寶司丞一功烈震主人臣極矣於是乃嘆曰物禁大盛吾安知所稅駕乎乃疏歸養中使諭旨章凡七上乃得請　勅獎馳驛行人護送有司月給米六石夫八名　陛辭　上目送之良久已又令祠部郎捧　勅存公於家公既歸則角

中私第歲時伏臘羣諸子姓緋衣蟒玉奉觴尊人尊壽巳復從里中鴻生鉅儒及諸後進里區謁舍講論道秋間或婆娑里社從三老問年穰匱或浮白談劇巢雲終老不復知人間事可謂功名成全孤標寡耦矣公性至孝又好急窮交少善新城令顧永平令李國博鄭三人相繼物故而顧與李客燕無所歸公爲殯而歸之方顧垂絕困甚意恨恨不欲言公知而袖百金往顧見而且瞑口何以報公王錫爵曰予以史官事太師者五年覩其疑立微勝於智勇爭勝之中唱而後應其卒以功名終始夫水決捩石山静出雲

大人之道則元氣乘之顧豈在聲色間哉比予過故
里父老爲余言公少時夢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
鈞天廣樂　二祖御而引之曰大事付若又一夕夢
英宗其扣高少保取其扁授公曰而嗣我而嗣我
如面命神哉惟申及甫囦不虛生嘉隆間宇內太和
蒙業至今有以也夫
李春芳字子實揚之興化人也少舉鄉試久不利於
公車而其後竟以狀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嚴訥先
成進士爲侍讀矣　上以齋醮繁而諸詞臣不備不
能供時袁煒已先進　吳山郭朴茅瓚顯矣而猶少

之遂進訥與春芳以同日撰文多稱旨遂同進翰林
院學士復與董份同進太常少卿仍兼學士賜鶴袍
上已覺其太濫乃謂此一品服以重齋壇供事耳於
是尚書皆不敢服而復進訥吏部右侍郎春芳爲禮
部已俱轉左侍郎訥進禮部尚書春芳改吏部份亦
至吏部左侍郎訥改吏部尚書春芳進禮部尚書無
何俱加太子太保又同以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郭
朴既得召代訥而份春芳爲禮部給事御史以份無
大臣望而又探知階鬱亟攻之　上奪其職訥爲人
小心恭愼而志卑識亦淺其在吏部稍自勵不肯通

苞苴唯　上徇階指嚮而下委責於選部郎陸光祖
階爲　上言胡松毛愷高儀之賢而他若劉釆吳嶽
諸君子相繼登用矣訥春芳之在内閣嚴事階甚不
敢當僚采有所斷決唯唯而已訥所爲齋詞唯恐不
稱　上意惴惴至成疾久之不愈遂以就醫藥告
上許之歸而　上所推寄皆益至階嘗考十五載
滿逡巡未敢請　上知之所以賜賚如前而丞　勑
吏禮二部具政績恩數以聞請加階特進錄一子尚
寶司丞賜　璽書褒諭宴禮部給三代誥命　上報
曰卿等所議恩加都可仍加上柱國以示特眷階力

辭　上手批曰卿忠誠公正念切邦民輔政多年勵
猷茂著奏績加恩彝典不逾聽其辭上柱國而已
上嘗賜階玉帶而侑以中金一定曰爲帶資又擇綉
蟒衣有珠者令衣以入階嘗病嗽　上遣御醫診賜
賞賜如例復出自御珍劑二瓿手書方以賜慰諭諄
懇如家人父子而階益自斂畏居第成不敢援張夏
輩例以請名額階既用恭謹得　上意即資重甚幸
矣而其爲恭謹不衰　上或有所委使通夕不敢假
寐應制之文皆至促應有詣少年所難者未嘗逾頃
刻期人以謂階階歎曰君天也父也吾敢易之吾豈

不知愧諸少年討以得　上意此耳得　上意而後可有爲於天下夫欲爲一巳名不難誰與　上共天下者　上果日益愛階又時時采外議階以是益重所論建裨益亡間當階之前天下無所不中兵水旱沴厲乘之亦白之警歲不虛月分闓以上第無論貪僨事一語不當　上指立就逮緹騎操銀鐺旁午道路大者誅夷小者竄謫而政地諸公復有竊　上顏色爲威福者數千里而外不能探所自益惴惴不自保計唯有徙橐長安中論直市六尺軀而巳階既日以覓大體　上意又能鉤物情不自崇重竿尺往復

有吐必露征鎮大臣咸慴於不敢隱而快於得自盡
故階在政地大約緹騎逮省減十九廷尉若盧無所
用深文雖其宛曲剸解之力多亦以意發舒少償事
故也階於他量情罪多所縱舍而獨馭貪酷吏嚴所
坐獄必竟不少貸其杜干請絕苞苴即長安公卿邸
中俱肅然亡敢以簠簋出入者大計捧賀豫吏皆有
餘資歸老吏白首相驚咤以目創見無有一時稱之
而其性頗好名而不惡諛以是搢紳大夫爭爲名高
以中階好往往取通顯小人欲自解多爲近情之諛
以蘄入一時不能覺也階既尊新建學而其門弟子

若尚書聶豹階所師事者尚書歐陽德李遂郎中王畿輩階所友者咸各有徒衆不能盡遵行所聞知而所至挾詐恣爲奸利海內苦之頗指以歸咎階嚴訥既用請告歸而郭朴高拱入朴河南之安陽人偉貌黑色少舉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滿九載始進侍讀又六年進左庶子成兼侍讀學士掌院事擢禮部右侍郎改吏部預撰齋詞仍兼侍讀學士轉左侍郎去侍讀爲學士加太子賓客予二品服俸滿六載南京吏部闕尚書　上以其久次憐之特命朴往加太子少保朴上疏辭請得以原官供事　上益憐

之俾以禮部尚書掌詹事府遂改吏部尚書亡何以父喪歸再起原官尋加太子太保

王世貞首輔傳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十六